



翻刻

左繡

十五十六

2804
16-9



1035
8-11

<p>明倫彙編 家範典 孝行典 卷之...</p>	<p>...</p>	<p>...</p>	<p>...</p>	<p>...</p>	<p>...</p>
<p>...</p>	<p>...</p>	<p>...</p>	<p>...</p>	<p>...</p>	<p>...</p>

...

Blank page with faint grid lines and a small mark.

門口仁
號 2804
卷 16-9

左繡

錢塘 馮李驊天閑
定海 陸 浩大瀛 評輯

同學 錢塘范允斌右文
仁和沈乃文襄武參評
同懷杭州陸 惲嬰臯

男 馮張孫近漢
翼孫念詒
尤孫思蔭 校輯
男 陸麟書系文



春秋經傳集解

晉杜預元凱原本 唐陸元朗德明音釋

後學 馮李驊天閑增訂

襄公二第十五

經 戊 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

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 吳子在柤晉以諸侯往會之故

正義劉炫云諸侯會必自言其爵盟必自言其名故



左繡

春秋左傳

卷五 襄公

十一

盟得以名告神會得以爵書策今吳未閉諸夏之禮于此自稱曰吳不知以爵告衆故從所稱書吳也

○夏五月甲午遂滅偃陽偃陽姞姓國今彭城傳陽縣也因祖會而滅之故曰

遂偃甫目彼力二反林此通吳晉往來之道也○公至自會無傳○楚公子

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晉師伐秦荀瑩不書不親兵也○秋

莒人伐我東鄙○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

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齊世子光先至於師

為盟主所尊故在滕上○林此三駕之一○冬盜殺鄭公子騂公子發公

孫輒非國討當兩稱名氏殺者非卿故稱盜以盜為文故不得言其大夫○林盜賊者也以賤者而

一日殺三卿鄭之失政甚矣是故書盜自此始○戌鄭虎牢伐鄭諸侯各受晉命戌虎牢不復為告命故獨書魯戌而不叙諸侯○林向日虎牢今日鄭虎牢何不繫之鄭者為天下城之也繫之鄭

者為鄭戌之也是故楚丘不繫之衛緣陵不繫之杞梁山沙麓不繫之晉皆非一國之辭也邢邵部繫之

紀彭城繫之宋○楚公子貞帥師救鄭林楚數救鄭皆一國之辭也矣宣元年為

賈二年鬪椒成九年子重十六年楚子十七年子重公子申皆不書至是始書救鄭以為晉悼復霸楚欲救而不能也是故書救陳見晉之終失陳書救鄭見楚之終失鄭云爾○公至自伐鄭

無傳

傳十年春會于相會吳子壽夢也壽夢吳子乘○夢莫公反●按服虔

以解經起以叙事結凡兩點會于相首尾復出乃變調也起結兩點會相中

左傳 卷三 二
間却又別叙一會鍾離事與本題不涉
變格

●泐案音悼時楚氣方熾音合諸侯攘
之猶懼不足以集矣於是通吳為犄角
之勢及郟已服晉而楚不敢爭則晉不
復恃吳矣故吳伐楚喪芴宣子救其不
德以退之蓋用吳而不肯為吳用晉君
臣早有成策說者必以會吳為悼公伯
業之累不亦過乎 朱批

戊午會于柎論事本連下請伐偃陽論
文則必分為二方各成篇法也

春秋左傳

卷三

二

云吳蠻夷言多發聲數語共成一言此壽夢乃乘字
發聲據此乘當音崇張衡東京賦犬丙弭節風后陪
乘叶上鍾下宮是也若依乘本音夢當音萌詩甘與
子同夢叶上薨下憎是也補正亦云夢古莫騰反一
言為乘二言為壽夢 三月癸丑齊高厚相太子光以
解作吳子之號未確

先會諸侯于鍾離不敬 吳子未至光從東道與東諸
侯會遇非本期地故不書會

高厚高固子也癸 士莊子曰高子相太子以會諸侯
丑月二十六日

將社稷是衛而皆不敬 厚與光 俱不敬 弃社稷也其將不免

平 為十九年齊殺高厚二 夏四月戊午會于柎 經書
十五年弑其君光傳 始行也戊 午月一日

此篇為滅偃陽傳以偃陽為主起句伐
偃陽封向戌並提而重在偃陽文於前
半重寫伐偃陽中間輕叙封向戌後半
單收滅偃陽明傳主也結處餘波亦令
首段照應有情可謂曲終奏雅文字貴
臨了又轉一境意味無窮此一斑矣
篇中凡三寫荀瑩五寫偃句其寫荀瑩
也首寫其料事之明末寫其持正之識
中寫其御下之嚴決幾之果為一篇主
腦其寫偃句也先寫其高興繼寫其敗
與後寫其惹事終寫其着意而中則寫
其發劇嘆苦特為知伯襯托兩兩對寫
三人才識之不侔一則使人可愛一則
使人可笑真寫生手也文處處將荀偃
士句並說無一筆變換意在斯乎

左傳

春秋左傳

卷五 襄公

三

○晉荀偃士句請伐偃陽而封宋向戌焉 以宋常事
有賢行故欲 荀瑩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為笑
封之為附庸 虛歌 丙寅四月 孟氏之臣秦董父董重

固請丙寅圍之弗克 丙寅四月九日 孟氏之臣秦董父董重
如彼 董父孟獻子家臣 步挽重車 偃陽人啓門諸侯
之以從師 董音謹 挽音晚 偃陽人啓門諸侯
之士門焉 見門開 縣門發 林縣門蓋城門之捍發 聊
人紇抉之以出門者 門者諸侯之士在門內者也 紇
邑魯縣東南莖城是也言紇多力抉舉縣門出在內
者 抉烏穴古穴二反出一尺遂反 正義孔子父
名紇字叔梁古人名字並言者皆先字而後名故史
記孔子世家稱為叔梁紇也服云抉撤也謂以木撤

邑魯縣東南莖城是也言紇多力抉舉縣門出在內
者 抉烏穴古穴二反出一尺遂反 正義孔子父
名紇字叔梁古人名字並言者皆先字而後名故史
記孔子世家稱為叔梁紇也服云抉撤也謂以木撤

左傳
主也。然非左氏之筆，亦不能曲達使神致如生乃爾。

知伯一段寫得句句怒容可掬。兩句提四句結中七句細細數落，都以女字。一字一順一倒為章法，活畫出盛怒時隨口拉雜神理。
向成辭封兩意往復。前語上長下短，後語上短下長，是參差處。兩煞句字字工對，是整齊處。大概不出此二法。

春秋左傳

滅之。恰似連解經轉落者。叙議火寫鎔化無迹。

成辭曰：君若猶辱鎮撫宋國，而以徧陽光啓寡君羣

臣安矣。其何貺如之。言見賜之厚無過此。若專賜臣，是臣與諸

侯以自封也。其何罪大焉。敢以死請。乃予宋公宋公

享。晉侯於楚丘請以桑林。義曰：皇甫謐以桑林為犬

護別名。或云湯禱桑。荀瑩辭。荀偃士句曰：諸侯

宋魯於是觀禮。宋王者後魯以周公故。魯有禘樂。賓

祭用之。禘三年大祭，則作四代之樂，別祭羣公，則用

以禘樂享賓。劉炫曰：禘是大禮，賓得與同者，然亦非正。猶以十一牢為士，鞅吳因之，徵百牢也。宋以

桑林。旌夏。着意設色。特與前半篇相映。成景若在戲劇，又一熱鬧排場也。或謂左氏未必有意，則此事有何關係，而必沾沾一為描畫乎。

桑林享君，不亦可乎。言俱天子樂也。舞師題以旌夏。師樂師也。旌夏

大旌也。題識也。以大旌表識其行列。識申志反。又如字。正義謂之旌夏。蓋形制大而別為之名也。

晉侯懼而退，入于房。旌夏非常，卒見之，人心偶有所畏。房，更衣之舍。去旌

卒享而還，及著雍疾。晉侯疾也。著雍，晉地。卜桑林，見兆。崇見於卜兆。崇，息

遂荀偃士，句欲奔，請禱焉。奔走還。荀瑩不可曰：我辭

禮矣。彼則以之。以用。猶有鬼神於彼加之。言自當如

晉侯有闕。仍轉合。徧陽可見上文。只是點綴遙映前文。耳。諱以徧陽子歸獻于武宮，謂之夷俘。謂之夷。徧陽，妘姓也。使周內史選其族嗣，納諸霍人

末段找足伐徧陽事，找此一筆，意方足。色方濃也。

謂之夷。徧陽，妘姓也。使周內史選其族嗣，納諸霍人

左傳

春秋左傳

卷五襄公

五

一結另以開情作掉尾。如此照應收拾。所謂文有首尾者。

徐揚貢曰：伐宋，以宋公受福陽故。

●李廉曰：邾之从楚連兵以伐宋。一見於宣元年，再見於成十八年，三見於此。四見於明年。朱批。

此條作兩半讀。上半鄭以子展之言侵衛而皇耳帥師，下半衛以定姜之言追

禮也。註釋絕妙筆法。霍晉邑內史掌爵祿廢置者，使選偃陽宗族賢者，命居霍奉姪姓之祀，善不滅姓，故曰禮也。使周史者，示有王命。正義曰：霍人猶晉邑之相人，劉炫云：人掌邑大夫如邾人統者，蓋使為晉附庸也。師歸孟獻子以秦董父為右。嘉其勇力。生秦丕茲事仲尼。言二父以力相尚，子事仲尼以德相高。

○六月，楚子囊鄭子耳伐宋師于訾母。宋地。訾子斯反，母音無。

庚午圍宋門于桐門。不成圍而攻其城門。

○晉荀瑩伐秦，報其侵也。侵在九年。

○衛侯救宋師于襄牛，鄭子展曰：必伐衛，不然是不

鄭而皇耳見獲，皆以大夫決之事實，而文相對者也。

兆如丘陵，卜人所謂兆廣者也。故主寇喪，雄若兆豐，則御寇者喪雄矣。從豐，圻大曰兆，廣言岐出圻細曰兆豐。凶，豐音問。

與楚也，得罪於晉，又得罪於楚。國將若之？何子駟曰：國病矣。師數出疲病也。子展曰：得罪於二大國，必亡，病不猶

愈於亡乎？諸大夫皆以為然。故鄭皇耳帥師侵衛，楚

令也。亦兼受楚之勅命也。皇耳，皇戊子。補正曰：猶云從楚之盟故也。孫文子卜追

之獻兆於定姜，姜氏問繇。繇，兆辭。曰：兆如山陵，有夫出

征而喪其雄。正義曰：古人讀雄與陵為韻，詩無羊正月，皆以雄韻蒸陵是也。姜氏

曰：征者喪雄，禦寇之利也。大夫圖之，衛人追之，孫蒯

獲鄭皇耳于犬丘。蒯，孫林父子。

兩句提。四句應。先將鄭字競字順逆回。環抽出有災另講。三乎字又恰作章法。語少而法自精。已甚太甚也。

諸侯有挿鄭之事。尚在下文。此亦倒挿法。

着、使字。履霜堅冰。積威約之漸也。

○秋七月。楚子囊鄭子耳。侵我西部。於魯無所耻。諱而不書其義。未

聞。還。圍蕭。八月丙寅克之。蕭宋邑。九月子耳侵宋北部。

孟獻子曰。鄭其有災乎。師競已甚。競爭也。周猶不堪。競。

况鄭乎。周謂天王。有災其執政之三士乎。鄭簡公幼少。子駟子國子耳秉

政。故知三士任其禍也。為下盜殺三大夫傳。

○莒人闕諸侯之有事也。故伐我東鄙。諸侯有討鄭之事。

○諸侯伐鄭。齊崔杼使大子光先至于師。故長於滕。

大子宜賓。之以上卿。而今晉悼以一。已酉。師于牛首。時之宜。命在滕侯上。故傳從而釋之。虛按法。

鄭地。追叙。用兩初字。雙起。又一變調。與無知弑諸兒。

○初子駟與尉止有爭。將禦諸侯之師。而黜其車。御示

首師也。篇用。兩初字。在尾者同。尉止獲。又與之爭。獲囚。子駟抑尉止曰。爾車。

非禮也。言女車猶多過制。遂弗使獻。不使獻所獲。初子駟為田洫。

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皆喪田焉。洫。田畔溝也。子駟為田洫以正封疆。

而侵四族田。故五族聚羣不逞之人。因公子之徒。以。

作亂。八年子駟所殺。於是子駟當國。攝君事也。子國為司。

馬子耳為司寇。子孔為司徒。冬十月戊辰。尉止司臣。

此篇是子駟子孔合傳。作三段讀。首段。子駟當國。末段。子孔當國。前後遙對。中間。子產攻盜。承上聚亂。引下定案。作轉。候之筆。尤妙。在後半。子孔事。先伏于首。段之中。末段。子產語。不惟為子孔說法。亦所以暗縮首段。總斷作結也。文只隨。事平。平叙述。而首尾伏應。一一自然。此文論經。則子駟為主。後半乃後經。以。終義。論傳。則子孔為主。通體乃錯經。以。合異。前半一族字。一羣字。五盜字。後半。七眾字。兩兩相映。中間又連着盜眾二字。上下作關。鈕分明。寫作對局。而前云。子孔知之。後云。子得所欲。是子駟之見。殺于盜者。皆子孔為之。篇中從子駟叙。

起歸結到子孔體方而意圓事截而文貫亦合傳之變而正者也咀華評最透今備錄之

唐錫周曰十九年傳大書鄭人討西宮之難子孔當罪則左氏意中明明認定子孔是戎首矣此處偏不肯明白寫出但用幾筆旁敲側擊寫得若隱若現而其陰謀乃愈明罪狀乃愈白起處叙五族作亂根由連下三子駟字者見得五族所怨子駟一人耳苟非有人欲代之執政何故波及子國子耳也鄭有六卿撤下子展子蟾二人獨將子駟子國子耳子孔階級次序歷歷註明者所以明在子孔下者不足復忌而子孔位三人下三人為魚肉子孔為刀俎非一日也三人死後書子孔知之者所以明子孔

侯晉堵女父子師僕帥賊以入晨攻執政于西宮之

朝公殺子駟子國子耳劫鄭伯以如北宮子孔知之

故不死子孔公子嘉也知難不告利得其處也為十九年殺公子嘉傳書曰盜言無

大夫焉尉止等五人皆士也大夫謂卿子西聞盜不做而出孫夏子

子而追盜先臨戶盜入於北宮乃歸授甲臣妾多

逃器用多喪子產聞盜子國為門者置守庀羣司具

閉府庫慎閉藏完守備成列而後出兵車十七乘

尸而攻盜於北宮子蟾帥國人助之殺尉

止子師僕盜眾盡死侯晉奔晉堵女父司臣尉翩司

齊奔宋尉翩尉止子子孔當國代子為載書以位序

聽政辟自羣卿諸司各守其職位以受執政之法不

子代今使以次先為士大夫乃至卿也若然則唯當

門子恨耳何由大夫諸司亦不順且先自禁其子子

產亦不以專連寫多人與上五族對大夫諸司門子弗順將誅之不順者

子產止之請為之焚書既止子孔又勸子孔不可曰

為書以定國眾怒而焚之是眾為政也國不亦難乎

難以子產曰眾怒難犯專欲難成合二難以安國危

知而不言實為厲階也書盜無大夫者所以明諸賊皆無能為若非司徒調遣斷不能一朝而尸三卿也書子西子產聞盜者所以明舉國忙亂司徒獨閉門高坐也書子蟾助戰者所以明子孔袖手旁觀并不以鄭伯為念也書子孔當國者所以明子孔快心滿意也書當國後即為載書以位序聽政者所以明子孔胸中經畫已有成算命子西子展輩不得與之爭也書子產勸焚載書連下幾個欲字者所以明子孔為鬼為賊過子產眼如箕舌如刀便肺肝畢露無地自容也子孔于是茫然喪其所懷來只得將載書勉強付之祝融而純門之師所以復起也真正妙批只司徒調遣句過於周內蓋傳有故不死三字也

齊火三傳

卷五襄公

八

●冲案鄭三卿之死。經吞盜殺。胡偵本程子說。以為失卿職者非也。身為國卿。而駢首受戮於盜。則不能其職明矣。何待削其大夫。而為當官失職者戒乎。杜注孔疏。謂以盜為文。故不得言其大夫。於義為長。朱批

●抑案。胡偵謂虎牢係鄭。為罪諸侯。非也。既滅虎牢。而不成。何貴乎城。諸侯合兵而伐之。所以庇鄭而抗楚。三駕之續。實本於此。何罪之有焉。朱批

●欒厲違師先進。而晉君不問。械林之役。奔命先報。以辱社稷。彼固以為恆矣。厲之汰。悼公成之也。又門

之道也。不如焚書以安眾。子得所欲。眾亦得安。唐云。頂門。欲為政也。

不亦可乎。專欲無成。犯眾興禍。子必從之。乃焚書於倉門之外。眾而後定。此。時若無子。產亦子。駟之續矣。不於朝內燒。欲使遠近見所燒。

諸侯之師。城虎牢而戍之。晉師城梧及制。欲以偏書城。魯不與也。梧制。皆鄭舊地。鄭也不

地也。言將歸焉。夫子追書繫之于鄭。以見晉志。正義曰。大城置戍。先以示威。鄭服之日。釋戍而歸。德立刑行。故能終有鄭國。春秋探書其本心善之也。鄭及晉平

楚子囊救鄭。十一月。諸侯之師還鄭而南。至於陽陵。還。繞也。陽陵。鄭地。還本亦作環。戶關反。一音患。楚師不退。知武子欲退。曰。今我逃。楚楚必驕。驕則可與戰矣。武子。欒厲曰。逃楚晉之耻也。合諸侯以益恥。不如死。我將獨進。師遂進。己亥。與楚師夾潁而軍。潁水。出城陽。至下蔡入淮。子蟜曰。諸侯既有成行。必不戰矣。言有成去之志。從之。將退。不從。亦退。按補正。邵氏曰。猶將退也。言同一將退也。此句帶起下句。林註。楚見晉退。必來圍鄭。晉雖見楚圍鄭。猶將退師而去。語氣連上文。便欠明。不如從

猶之
附注也。

賁
徐揚

林氏謂此晉悼復霸。楚欲救而不能也。論經以楚為主。故救鄭起。亦還結。傳則以鄭為主。蓋于晉已信其柔服之意。于楚不過為苟免之策。于蟜語承上起下。以中間貫兩頭。其意不憂退。晉只要退楚而已。前後詳寫。知盤正見鄭之所以服晉者。在此而不在彼也。首尾兜裹。注意中。權章法完密。

左編

春秋左傳

卷五

襄公

牢而戍之。守得持重。中捕尉氏之亂。見鄭內盜方起。諸侯臨之。不攻自破。然晉求服其心。非貪其地。可知鄭人反覆詐。諛皆在晉師包容之內。而三卿之背中華。殘與國者。不死于師。而死于盜。亦見鬼神之不可誣也。至于三駕之後。鄭事晉者二十餘年。固荀瑩毒于恤小。亦子產共于事大。故此處先將子產學問。叙次一番。凡讀左氏書。當看其同此事。實而詳處。略處。斷處。續處。顯出剪裁妙用。後世史材不及。蓋緣只會記帳。不會行文耳。此評聯絡誠佳。與余所論篇法自別。

楚亦以退之。以退。楚。宵涉。穎與楚人盟。夜渡。畏。晉知之。欒黶欲伐鄭師。伐。涉。穎者。荀瑩不可曰。我實不能禦楚。又不能庇鄭。鄭何罪。不如致怨焉。而還。致怨為後。伐之資。今伐其師。楚必救之。戰而不克。為諸侯笑。克不可命。勝負難要。不可命。以必克。不如還也。丁未。諸侯之師還。侵鄭北鄙。而歸。此楚在鄭南。致怨。楚人亦還。鄭服。故也。

○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二子主。卿士。王右伯輿。右助也。王叔陳生怒。而出奔。及河。王復之。欲奔。晉。殺史狡。以說焉。

大為寒士吐氣。此事之得文而傳者也。後世不知。往往備事而略文。文無可觀。事亦安從而傳。篇中九寫王叔。三寫筆門。圭竇。正一篇之眼目。而筆之尖穎。醜藉。迥非凡子所得。臨摹。

說王更曲不入遂處之。處。叔。河上。晉侯使士甸平王室。王叔與伯輿訟焉。爭曲。直。王叔之宰宰家。臣。與伯輿之大夫瑕禽屬大夫。此下若徑接合要語。無生色矣。對爭曲。士甸聽之。王叔之宰曰。筆門閨竇之人。而皆陵其上。其難為上矣。筆門。梁門。閨竇。小戶。穿壁為戶。上鏡下方。狀如圭也。言伯輿微賤之。誰非黃炎之子孫。見吾黨有以世。

筆門圭竇。直欲以勢壓之。不料反授入以話柄也。絕倒。皆陵其上。既入其罪。又借以挑唆。問官此宰亦好一訟師。唆柔何切。通喉。
●圭竇音通。窺下孔也。楚辭有窺窺。即窺竇是也。古今句畧。
●訟必有正題目。乃却止述問爭語。蓋亦辭窮句解。
●旌牛其狀如牛。而四節生毛。山海經。即駢牡耳。豈用不常有之物乎。傳氏。

其家。○閨。瑕禽曰。昔平王東遷。吾七姓從。王牲用備。具王賴之。而賜之駢旄之盟。平王徙時。大臣從者有七姓。伯輿之祖皆在其中。主為王備犧牲。其祭祀。王恃其用。故與之盟。使世守其職。駢旄赤牛也。舉駢旄者。言得重盟。不以犬雞

●唐荆川曰。供王叔只四語。已十分痛快。尖利。朱門閣闕家。何不時一拈此。

●放放縱之極。附注

先說當初並非筆門圭竇。以媿其心。後說如今不免筆門圭竇。以杜其口。只就他說話持矛刺盾而已。輕輕將自己之長他人之短。明明道破。讀此等口供。近世刀筆家直當縮舌耳。賄成二語。供王叔却即以斯破問官也。妙妙。不勝其富。竟當面放水矣。絕倒。下而無直。又對他難為上兩句。直無一字放空也。
●言下者雖直。無上直其直者。不得謂之正。
宣子語是聽獄正面。却只以合要不能兩句了局。不祖詳略變化。亦見兩邊曲

●正義曰。周禮牧人陽祀用騂牲。旄謂尾也。共旌旗之用。故其字從於。於音區。說文旌旂之旂。故言於字。子游今。曰世世無失職。若筆門閨竇。其能來東底。通用偃也。曰世世無失職。若筆門閨竇。其能來東底。言我若貧賤。何能來東。使王恃其。今

子且王何賴焉。用而與之盟。邪底至也。底音旨。今

自王叔之相也。政以賄成。而刑放於寵。刑不在

法。正義曰。刑罰放赦之事。在於官之師旅。不勝其

寵臣。言寵臣當刑。則放赦之也。言財多如不。兩層都用乎。

富。師旅之長皆受賂。言財多如不。兩層都用乎。吾能無筆門閨

竇乎。言王叔之屬。唯大國圖之。下而無直。則何謂正矣。正者不失。范宣子曰。天子所右。寡君亦右之。

所左亦左之。宣子知伯與孟不欲自專。故推之於王。正義曰。人有左右。右便而左不便。故以所助者為右。使王叔氏與伯與合要。王叔氏不助者為左。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鄭玄云。不能舉其契。其契之辭。正義曰。周禮卿士職云。辯要之。為其罪辭。如今劾矣。合要者。使其各為要約。言語兩相辯答。伯與辭直。王叔無以應之。故不能舉其辭也。王叔奔晉。不書不告也。單靖公為卿士。以相

直已透前文。不煩辭費也。最是虛者實之實者。虛之妙法。文章死生。全在爭先手處得力。此其明徵矣。
俞寧世曰。上下左右。絕精關目。王叔本宗室。故欲凌人。伯與又勳舊。不肯貶已。總屬世卿之禍。故號公鄭伯爭于前。陳生伯與訟于後。而周之不君。亦可知矣。朱批

●要辭。即上所謂駢牡之盟辭也。
●此所合契。想係爭政實事。句解

王室。代王。叔。王叔奔晉。不書不告也。單靖公為卿士。以相

經。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增立中軍。萬二千五百人為軍。林

此志三家分。公室之始。夏四月。卜郊。不從。乃不郊。鄭

公孫舍之帥師侵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

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世子光至

復在莒子之先故晉悼亦進之。林此悼公三駕之二。○秋七月己未同盟于

亳城北。亳城鄭地。伐鄭而書。同盟鄭與盟可知。○公至自伐鄭。無傳。○楚

子鄭伯伐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

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晉遂尊光。林此悼公三

駕之。○會于蕭魚。鄭服而諸侯會蕭魚鄭地。林伐鄭而會蕭魚序績也。自是鄭不叛晉者。

二十。○公至自會。無傳以會至者觀。○楚人執鄭行

公孫舍之帥師侵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復在莒子之先故晉悼亦進之。林此悼公三駕之二。亳城鄭地。伐鄭而書。同盟鄭與盟可知。公至自伐鄭。無傳。楚子鄭伯伐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晉遂尊光。林此悼公三駕之。會于蕭魚。鄭服而諸侯會蕭魚鄭地。林伐鄭而會蕭魚序績也。自是鄭不叛晉者。二十。公至自會。無傳以會至者觀。楚人執鄭行。

武子作軍始專國政叔孫禁之不得而重盟之。又以使盡為臣反形之蓋作軍

本武子事文却以叔孫為主蚤為後舍軍四分公室篇伏脈也分兩半讀上盟詛虛說下毀乘實說末句不然不舍乃盟詞大意置于此處作結與宋人及楚人平篇結法正同。

人良霄。良霄公孫輒子伯有也。○冬秦人伐晉

十一年春季武子將作三軍。魯本無中軍唯上下二軍皆屬於公有事

三卿更帥以征伐季氏欲專其民人故假立中軍因以改作。告叔孫穆子曰請為

三軍各征其軍。正義曰往前民皆屬公公稅其民以

分賜群臣今武子欲令民即屬己已所應得自稅取之言軍之家屬者丁壯從軍者官無所稅其家屬不入軍者乃稅之耳。穆子曰政將及子子必不能。政者霸國之政令禮大國

三軍魯次國而為大國之制貢賦必重故憂不能堪。補正曰魯國之政將歸于季孫以一軍之征而供霸國之令將有所不給則必改作其後四分公室而季氏擇二蓋亦不得已之計叔孫固已豫見之矣。

武子固請之。穆子曰：然則盟諸？穆子知季氏將復變易故盟之。乃盟。

諸僖閔之門。詛諸五父之衢。五父衢道名在魯國東南。詛以禍福之言相要。

正月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三分國民衆。三子各

毀其乘。壞其軍乘分以足成三軍。正義曰：往前民皆屬公。國家自有二軍。若非征伐不屬三子。

故三子自以采邑之民為己私乘。如子產出兵車十七乘之類。今既三分公室所分得者即是。已有不須更立私乘。故各自毀壞舊時。

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

役邑入者無征。使軍乘之人率其邑役入季氏者無公征。正義曰：役謂共官力役。今之

不入者倍征。不入季氏者則使公家倍征之。設利病欲驅使

若或也。征其子者臣其父。征其兄者臣其弟。此補正云爾。余謂此四字乃上下兩句。公共。上搭下文。法猶言若子若弟。孟氏使半為公。臣叔孫使盡為公。臣

見叔孫之忠于公室也。末句單承叔孫氏說。言不盡為臣。則我不肯舍舊制而作三軍。分明與武子相拘。故後四分取二亦以此恨而誣之。舊註謂此乃三家盟詛之本言。恐非。若如註說。則叔孫所取較多于孟氏。何以為穆子耶。

●不然云云。謂三家本謀如是。非盟詛也。傳氏此說甚確。

此篇遙接前不從亦退篇來。鄭欲與晉則與之已耳。許多曲折。都從晉不善疾。一句生出。中段驟來。暗應末段必疾。明應看他何為。而後一呼下以三乃字。應之意。同而語。異似一頭兩腳格。三句一氣。只何為二字轉下。其勁有

入已。故昭五年傳曰：季氏盡

孟氏使半為臣。若子若

弟。取其子弟之半也。四分其乘之人以三歸公。而取

其二。●正義曰：叔孫氏臣其子弟。不臣父兄。謂取二分而二歸公。孟氏取其半。如叔孫所

取。又以半歸公。是取一分而三歸公也。叔孫氏使盡

為臣。盡取子弟以。不然不。舍制軍分民。不如是則三

此蓋三家盟。詛之本言。俞云：三執政皆死。而晉之德禮已乎。大非盟戲也。○鄭人患晉楚之故。諸大夫曰：不從晉國幾亡也。

林。自八年侵蔡。獲燹以來。楚弱於晉。晉不吾疾也。疾。晉楚交伐。鄭國至今未已。楚弱於晉。晉不吾疾也。疾。也。晉疾楚將辟之。何為而使晉師致死於我。言當作何計。

力。句解

●王樵曰。子展所見者。晉楚力耳。兩強則爭。爭則難以兩也。一弱則吾與固矣。然使一於信。義以從晉。致死不二。則以北方與國之多。信好之重。保却却楚有餘矣。何必為是。潰武勞人。以冀小定而僅給耶。朱批

子展兩番話。前段正答。後段乃申說也。且告於楚。承楚師至。句添出重賂晉師。承怒甚驟來。添出此所以意。同而非復也。又前段固與用明應。而疾字則以怒字暗應。後段疾字用明應。而固字則以免字暗應。應法既變化。又均勻。是左氏無字不精細處。

合十三國伐鄭盟。毫。凡歷四月。而後得成。前段敘事。極其參差。後段盟辭。極其

嚴整。四寫諸侯。兩點同盟。總見服鄭。其難其慎。為蕭魚作引也。鍾朱批

俞寧世曰。圍鄭一段。極壯極威。極寬極暇。不慎必失。諸侯所以能合。諸侯于始。苟有藉手。鮮不赦宥。所以能合。諸侯于終。與後段如樂之和。俱有關會。

此篇亦中紐格。以慎字為主。盟辭可慎。明應所不待言。前半敘諸侯之師。自先至。以及西濟。凡其暮右還。門某會某師。某次某東。使觀兵等。步步寫得仔細。正暗為慎字寫照也。前暗伏。後明應。中一字為關。板似此局法。筆法。開後人巧。

楚弗敢敵。而後可固與也。固與。晉也。子展曰。與宋為惡。諸侯必至。吾從之。盟。楚師至。吾又從之。則晉怒甚矣。晉能驟來。楚將不能。吾乃固與。晉大夫說之。使疆場之司。恐於宋。使守疆場之。宋向戌侵鄭。大獲子展。曰。師而伐宋可矣。若我伐宋。諸侯之伐我。必疾。吾乃聽命焉。且告於楚。楚師至。吾又與之盟。而重賂晉師。乃免矣。言如此。此乃免。夏鄭子展侵宋。欲以致於晉楚之難。諸侯

○四月。諸侯伐鄭。己亥。齊大夫光。宋向戌。先至于鄭。

門于東門。傳釋齊大夫光所以序。昔上也。何戍不書。宋公在會。故。其莫晉荀瑩。

至于西郊。東侵舊許。許之舊國。鄭新邑。正義曰。蓋許南遷。而鄭得之。衛孫

林父。侵其北鄙。六月。諸侯會于北林。師于向。向地在。社縣。對上。其莫二字。作界畫。北行而西。為右還。從陽。東北。右還。次于瑣。宛陵縣西有瑣侯亭。圍鄭。觀兵

于南門。觀示也。西濟于濟隧。濟隧。水名。鄭人懼。乃行。成。秋。七

月。同盟于亳。范宣子曰。不慎必失。諸侯。慎敬威儀。謹辭令。諸

侯道。敝而無成。能無貳乎。數伐鄭。皆罷於道路。乃盟。載書曰。凡

我同盟。毋蒞年。蒞積年穀。而不分災。毋壅利。專山川之利。毋保姦。藏罪。

妙不少。看其參差寫東西南北法。叙戰又一排場也。俞云史漢紀戰功多用此法。昌黎祖之為平淮西碑遂絕千古。

名山大川石經初刻

前諸侯渾說齊宋衛略點究竟不知多少兵將忽從此處詭出妙甚。

注改十二國以為十三國謂邾小邾元一也除晉而數之說恐非是。

此策甚巧。惡宋以久晉怒晉以避楚。則晉楚皆可以無患矣。月峯

俞寧世曰。楚曰乞旅。晉曰悉師。晉禮鄭囚楚執鄭使極寫晉楚強弱不同。晉能驟來二句方叙得亮。

毋留憲速去救災患恤禍亂同好惡獎王室獎助也

或聞茲命司慎司盟名山名川二司天神羣神羣祀羣祀在祀

典先王先公先王諸侯之大祖宋祖帝乙鄭祖厲王之比也先公始封君七姓十

二國之祖七姓晉魯衛鄭曹滕姬姓邾小邾曹姓宋子姓齊姜姓莒已姓杞妘姓薛任姓實十

三國言十二誤也明神殛之殛誅也俾失其民隊命亡氏踣其

國家踣斃也

楚子囊乞旅于秦乞師變文秦右大夫詹帥師從楚

子將以伐鄭鄭伯逆之丙子伐宋鄭逆服故更代宋也秦師不書不與

伐宋而還

應疾字

九月諸侯悉師以復伐鄭此夏諸侯皆復來故曰悉師鄭人使

良霄大宰石奭如楚告將服于晉曰孤以社稷之故

不能懷君君若能以玉帛綏晉不然則武震以攝威

之孤之願也楚人執之書曰行人言使人也書行人

人之罪古者兵交使在其闕所以通命示整或執殺之皆以為譏也既成而後告故書在蕭魚下石奭為

介故不書。奭勅略反。

諸侯之師觀兵于鄭東門鄭人使王子伯駢行成

開口使回覆他却又出兩難題難楚宜其執也然正見固與晉處文固有時以顛為佳者矣

李廉曰自襄八年後晉楚爭鄭二年之間晉四興師伐鄭楚輒救之然晉之服鄭也不以盟誓為信不以威力為武所謂善勝者也故晉之制楚者三文公以力勝厲公以幸勝悼公以善勝其六庚幾乎召陵之不戰乎伐楚盟召陵伐鄭會蕭魚皆序續之文也。朱批

自伐蔡獲慶以來凡作數番起倒至此方一齊安頓妥貼行文亦筆筆作收拾

了結語氣所謂文與事相副者
王子伯駢突如來如

三句都用三字句法然以救囚為主故
特加細寫另作一頭為臧孫之對伏脈
也對語跟前盟毫文來意直而詞婉蓋
鄭服而魯亦息肩大家已不得欺乎矣
傳神筆也

三項用三虛字作串以字在首句凡字
在末句及其字在句中變而不失其常
法也 略字總提下分三項以兩陪一
而未一項又以兩陪一無一筆亂

●固辭辭之而復固與之其于賞功居
功之道皆得之矣君臣之矣可想哉
張之來
君不忘功而臣有遜語可謂兩得之
●罇大鐘

此篇以樂字為主起處晉侯以樂之半
賜魏絳住處魏絳于是乎有金石之樂
首尾呼應一綫中間一辭一受前從安
樂轉出思危後從思危繳歸安樂一往
一復章法如環
從鄭賂想到和戎從和戎帶定服鄭蓋
和戎是遠服服鄭是近服和戎是事之
主服鄭是文之主篇中九合諸侯不能
涉河緊顧起手否則叙事議論漁不屬
矣

甲戌晉趙武入盟鄭伯冬十月丁亥鄭子展出盟晉

侯二盟不十二月戊寅會于蕭魚經書秋庚辰赦鄭

囚皆禮而歸之納斥侯不相禁侵掠晉侯使叔肝告

于諸侯叔肝叔向也告諸公使臧孫紇對曰凡我同

盟小國有罪大國致討苟有以藉手鮮不赦宥寡君

聞命矣言晉討小國有藉手之功則赦

鄭人賂晉侯以師悝師觸師蠲悝觸蠲皆廣車軌

車淳十五乘甲兵備廣車軌車皆兵車各淳耦也正義

凡兵車百乘他兵車

歌鍾二肆肆列也縣鍾十六為二肆二肆三十

及其罇磬罇磬皆樂器罇音博正義曰

樂二八十六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

諸戎狄以正諸華在四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

和無所不諧諧亦和也九合諸侯謂五年會戚又會

盟于戲十年會柎又伐鄭成虎牢共此請與子樂之

辭曰夫和戎狄國之福也八年之中九合諸侯諸侯

左氏套語句解

總領三筆。引詩釋安樂。引書釋思終。前詳後略。立言有體。

樂旨即樂只。淳熙本闕本足利本亦作只。校勘。

俞寧世曰。九合成而齊桓驕。三駕畢而晉悼怠。是後會而則執政信讒。伐秦則師不用命。至衛人出君。不能討而又輔之。故此會是悼公盛極而衰之幾。亦晉霸盛極而衰之幾。安其樂而思其終。是此文開紐。亦全部春秋開紐。跡孔明計服孟獲。然後北窺中原。魏絳德和無終。然後南定諸夏。因服鄭而追錄和戎。是悼公一生得力處。明得此種情勢。可以讀古人書矣。

無。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臣何力之有焉。抑臣

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詩曰。樂旨君子。殿天子之

邦。鎮撫天子之邦。殿鎮也。殿都遍反。樂旨君子。福

祿攸同也。便蕃左右。亦是帥從。便蕃數也。言遠人

然在。夫樂以安德。和其心也。義以處之。處位以義。禮以行之。行

信以守之。守所行。仁以厲之。厲風俗。而後可以殿邦國。

同福祿。來遠人。所謂樂也。言五德皆備。乃為樂。非但金石。書曰。居安

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敢以此規。公曰。子

之教。敢不承命。抑微子寡人無以待我。不能濟

河。渡河南。夫賞國之典也。藏在盟府。司盟之府。有不

可廢也。子其受之。魏絳於是乎始有金石之樂禮也。

禮大夫有。禮無此文。杜順便為說耳。附註

功則賜樂。總

秦庶長鮑庶長武帥師伐晉以救鄭。庶長秦爵也。不書救鄭已

屬晉無。鮑先入晉地。士魴御之。少秦師而弗設。備壬

午武濟自輔氏。從輔氏。與鮑交伐。晉師已丑。秦晉戰

于櫟。晉師敗績。易秦故也。不書敗績。晉恥易秦而敗。故不告也。櫟晉地。櫟力

亦用抑字。一折。承命。應思終。一層待我。受賞。應安樂。一層前略。後詳。只一倒換。法。國典盟府對上。詩甚。蓋以虛對實也。受字對上。辭字。句法。又與請與子樂之相應。合兩段為首尾。而前賜後有。又合全文為首尾。用法圓密。無以復加。用一句收掉有力。吳澄

此段叙事甚略。而極有兵權。一先入。一芻濟。於是交代。蓋奇正夾攻也。少秦師。承上先字。弗設。備照下。濟字。易秦故也。總結兩意。短章而結構之密如此。

高開曰。秦景公妹為楚共王夫人。故為楚伐晉。報去年之役。朱批

的失灼
二反

經子十有二年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琅邪費縣

南有台亭。台効才。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鄆莒邑

○夏晉侯使士魴來聘。○秋九月吳子乘卒五年會于戚公

不與盟而赴以名。○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

○公如晉

傳十二年春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武子救台遂入

鄆乘勝入鄆取其鐘以為公盤林盤食器也

五年注以為公及盟還而不以盟告。庶也。今注會于戚云云何為兩注自相矛盾。劉炫

莒圍台。武子乘其虛以入鄆。即圍魏救趙之智也。文門

以臨周庶為禮也。

泛說諸侯一遍。切說魯二遍。泛說三賓一主。切說先主後賓。詳略變化。凡十五廟字亦一小章法也。

同姓與上文異姓對。而包下同宗同族及始封以上之別而言。宗庶是泛稱。包下祖庶稱庶及始封以上庶而言。

季本曰晉既得郟而楚欲得志於宋。故使公子貞侵之。然楚兵加宋。每無功焉。蓋為晉人不戰所屈。而樂喜謀國之功亦不可少。朱批

○夏晉士魴來聘且拜師謝前年伐鄭師

○秋吳子壽夢卒壽夢吳子之號歸於周廟禮也周廟文王廟也。周公

出文王。故魯立其廟。吳始通。故曰禮。臨力蔭反。哭也。凡諸侯之喪異姓歸於

外。於城外。同姓於宗廟所出王。同宗於祖廟始封君

同族於禰廟父廟也。同族。是故魯為諸姬歸於周廟

諸姬同。為邢凡蔣茅胙祭。歸於周公之廟即祖廟也。六國皆周

公之支子別封。為國共祖周公。

○冬楚子囊秦庶長無地伐宋。師于楊梁以報晉之

取鄭也。取鄭在前年梁國。睢陽縣東有地名楊梁。

○靈王求后于齊。齊侯問對於晏桓子。桓子對曰：先

王之禮辭有之。天子求后於諸侯，諸侯對曰：夫婦所

生若而人。不敢譽亦不敢毀，故曰若如人。妾婦之子，補正曰若而人，猶言某某。

若而人。言非適也。無女而有姊妹及姑姊妹。正義樊光曰：古人謂姑

為姑姊妹若父之姊為姑姊，父之妹為姑妹。後人從省單稱姑，猶近世祖父單稱祖也。則曰先

守某公之遺女若而人。齊侯許昏，王使陰里結之。陰

周大夫結成也。為十五年劉夏逆王后傳。

三若人作章法。前偶後奇，女一項，却有兩項對法。姊妹姑兩項，却又只一項對法。整而變也。一問對便說出三樣對法，及許昏便只暗寫詳略入妙。

●若而人，猶言若干人。言數衆寡而為若以為若是，則宜言其容良言行。雖不毀譽，而毀譽自在其中。恐非是。
●注正以如釋而按勘。

●趙匡曰：大國使聘，即須自往拜之。是公無寧歲也。左氏何以言亂乎。朱批

○公如晉朝，且拜士魴之辱禮也。士魴聘在此年夏，嫌君臣不敵，故曰也。

○秦嬴歸于楚。秦景公妹為楚共王夫人。楚司馬子庚聘于秦，為

夫人寧禮也。子庚莊王子午也。諸侯夫人父母既沒，歸寧使卿，故曰禮。正義曰：昭元年秦

景公弟鍼奔晉，其母猶在，曰弗去懼，避此註云：父母既沒，乃連言之耳。其實父沒母存，身不自寧，則亦使卿寧也。

經 辛 丑 十有三年春，公至自晉。○夏，取郟。郟，小國也。在城亢，父縣有。

郟亭傳例曰：書取言易也。○郟音詩。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共王也。成二年

大夫盟于蜀。○林共
王卒子康王昭立。

○冬城防。○林防城
氏邑。

十三年春公至自晉孟獻子書勞于廟禮也。○書勲
勞于

●杜諤曰。公行踰年西返。故不可不致之。朱批

策也。桓二年傳曰公至自唐告於廟也。凡公行告於宗廟。反行飲至。舍爵策勲焉。禮也。桓十六年傳又曰公至自伐鄭以飲至之禮也。然則還告廟及飲至及書勞三事偏行一禮則亦書至悉闕乃不書至。傳因獻子之事以發明凡例釋例詳之。○正義曰。周禮王功曰勲。事功曰勞。對則勲大而勞小。傳變文以包之。明其不異也。

○夏邾亂分為三。○國分為三部。志力各異。師救邾遂取之。○魯師不稱師。不滿二千。凡書取言易也。○不用師徒及用師五百人。傳通言之。○徒而不勞。雖國亦

以滅入陪取兩實一主。主則先點後注。實則先注後點。只此一法。而屢變之。通體皆用短句夾入。用大師焉。一宿便鬆活可喜。

●汪克寬曰。公羊以邾為邾邑。然不登伐邾。則非邾邑明矣。李本曰。邾近魯微國。取之以為己邑。朱批

●趙鵬飛曰。魯乘亂滅之。以為附庸。不言滅。諱之。適所以張之也。此謂隱而顯。朱批

此篇是前叙後斷。前散後整。格作兩截。讀而下截又分兩層。先切論。後泛論。以前一層為主。後乃承此而衍之。是左氏平實文字。君前臣字。蓋偶謬耳。本以宣子能讓替其刑善。既引書以結之矣。下復將興衰治亂大概論列。却把善與讓平對。而前則刑字正說。讓字反說。後則讓字正說。善字反說。反正順逆。轉換不板。又他文皆先泛論而後切說。此則先切說而後泛論。泛論之中。又先

日取。○正義。用大師焉。日滅。○敵人距戰。斬獲俘馘。用此取邾是也。○弗地。日入。○謂勝其國邑。不有其地。○正義。虞滅下陽。弗地。日入。○正義。卻缺入蔡。是入國也。楚人入邾。是入邑也。

○荀瑩士魴卒。晉侯蒐于縣上以治兵。○為將命軍帥也。必蒐而命。

使士甸將中軍。辭曰伯游長。○伯游。昔臣習於

知伯是以佐之。非能賢也。○七年韓厥老。知瑩代將中

謂爾時之舉不以。請從伯游。荀偃將中軍。○代荀士甸

佐之。○位如。使韓起將上軍。辭以趙武。又使欒黶。○以武

病左氏多奇開闢未有

吳乘我喪。君子以吳為不弔。首尾政相照應。前連寫五我字。後連寫兩不弔。亦自成片段處。

楚奔命。皆吳人得手。此番却為楚所覆。是勝敗不常也。引詩以廢定斷之。深為起奔命兩字惜矣。

●罪字誤。當作亂。附注。

林註防城氏邑。請侯農畢。其以市義為一窟耶。

●趙鵬飛曰。魯有二防。一近宋。一近齊。今之城。蓋近齊。城以脩齊也。朱批。

○吳侵楚。養由基奔命。子庚以師繼之。子庚楚司馬。 養叔

曰。吳乘我喪。謂我不能師也。養叔養由基也。 必易我而不戒。

戒。備也。子為三覆以待我。覆。伏兵也。 我請誘之子庚從之。戰

于庸浦。庸浦。楚地。 大敗吳師。獲公子黨。君子以吳為不弔。

不用天道。相弔。恤。 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言不為昊天所恤。則致罪也。為

明年會。向傳。○冬。城防。書事時也。土功雖有常節。通以事間為時。 於是將早城。臧

武仲請侯畢農事禮也。

○鄭良霄。大宰石奭。猶在楚。十一年楚人執之至今。 石奭言於

子囊曰。先王卜征五年。先征五年而卜吉凶。 而歲習

其祥。祥習則行。五年五卜皆同吉乃巡狩。 不習則增修德而改卜。

不習。謂卜不吉。●原本不習則增絕句。今亦不必。正義以六年為始。又得五吉乃行也。今楚實

不競。行人何罪。不能脩德。與晉競。 止鄭一卿以除其偏。謂良霄。

使睦而疾楚。以固於晉焉。用之。位不偏則大臣睦。怨疾楚則事晉固。

使歸而廢其使。行而見執於楚。鄭又遂堅事晉。是鄭廢本見使之意。 ●以良霄見執為辱。

命。則廢之。而怨生矣。正義謂鄭使良霄向楚。本意欲使楚執良霄。鄭得堅事晉。國今放良霄歸。則鄭不得

石奭亦局中人。措辭極難。妙在不為己謀。亦不為良霄謀。只是為楚謀。責楚不競。只輕說以下一反。一正。曲曲寫出執之之失。筭而歸之。之得計。自然動聽矣。

左氏最是一筆寫。數意轉折曲。而句又勁捷為至佳也。國策往往好學此種。而流于晦澀。天分限之耳。

一。反。一。正。各。有。四。層。句。法。參。差。而。對。意。又。極。整。齊。所。以。為。佳。

●李廉曰。晉之合吳止此。自此之後。吳不
合於晉。晉亦不能攻吳。至黃池而兩伯
並列矣。朱批

堅事晉國是廢其本來。怨其君以疾其大夫而相牽。見使之意似欠明捷。引也。林使相牽引命鄭國。不猶愈乎。正義後年註。不和而事晉不固。猶勝也亦通。楚人歸之。以愈為差言病。

經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何齊

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

人小邾人會吳于向叔老聲伯子也魯使二卿會晉敬事霸國晉人自是輕魯幣而

益敬其使故叔老雖介亦列於會也齊崔杼宋華閱衛北宮括在會情慢不攝故貶稱入蓋欲以督率諸侯獎成霸功也吳來在向諸侯會之故曰會

吳向鄭地。正義叔老叔肸孫故以叔為氏。二月

乙未朔日有食之無傳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

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

人杞人小邾人伐秦齊宋大夫不書義與向同。林晉秦兵爭始于韓而終于十三

國之諸侯之策書孫寘逐衛侯春秋以其自取奔亡之禍已未衛侯出奔齊

故諸侯失國者皆不書逐君之賊也不書名從告。林獻公出奔衛人立公孫剽。莒人侵

我東鄙無傳報入鄆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冬季孫

宿會晉士何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蠆莒人邾人

于戚林戚孫氏邑於是衛孫林父立公孫剽而晉會于戚以定之襄昭之際大夫無君之禍晉為之

此又一首絕妙辭令文字也。宣子親數只是兩層。先說晉恩。次說戎罪。駒支前後語對。針中間重寫一段。有功無過處。字字精神。似此辭令。何地無才。說到至于今不貳。已大概說完。可以直接官之師旅。然數兩層。辨兩層。局板而意亦不暢。却于兩層中間插入一大段文字。真一篇之警策也。于龍侗中抽出一件極有鋪張處。來說又嫌掛一漏萬。便又着百役猶被一筆以圓足之。相其用意。輕重詳略。字字有法。

龍侗未有所成也。

十四年春。吳告敗于晉。會于向。為吳謀楚。

故也。謀為吳。范宣子數吳之不德也。以退吳人。

故以為不德。數而執莒公子務婁。在會不書。非卿。遣之卒。不為伐楚。執莒公子務婁。務莫侯反。又如字。婁力侯反。以其通楚使也。莒貳於楚。故將執戎子駒。或力俱反。比年伐魯。將執戎子駒。支駒支戎。亦將如吳。行之所在。曰來姜戎氏。子名。亦設朝位。

昔秦人迫逐乃祖吾離于瓜州。別為允姓。瓜州。地在

今燉煌。乃祖吾離被苦蓋。蓋。苦之別名。被。普支。燉徒門反。反。苦式占反。蓋戶臘反。

爾雅白蓋。蒙荆棘以來歸我先君。蒙。冒也。我先君惠公。謂之苦。有不腆之田。與女剖分而食之。中分。今諸侯之事我寡君。不如昔者。蓋言語漏洩。則職女之由也。有。何漏洩。宜子自納。敗。缺。矣。詰朝之事。爾無與焉。復得與會事。與將執女。對曰。昔秦人負恃其眾。貪于土地。逐我諸戎。惠公蠲其大德。謂我諸戎是四嶽之裔也。四嶽。堯時方伯。後也。裔。剪。賜我南鄙之田。狐狸所居。以制反。毋是剪。也。賜我南鄙之田。狐狸所居。豺狼所嗥。我諸戎除翦其荆棘。驅其狐狸。豺狼以為

本責戎子。起處恰好。有兩陪客。妙從吳引出。莒然後從莒陪出。戎兩賓。又自有遠近。而以將執順承執字。却用輕筆。以親數到頂。數字却用重筆。隨手轉換。無一滯筆也。數字執字並提。而不德註在上。通楚註在下。總一倒換法。

劉敞曰。去年蒐于綿上。使曰。晉國由是大和。諸侯遂睦。到此一年。尔何故遽有言語漏泄。不如昔者之夏耶。朱批。

後也。裔。剪。賜我南鄙之田。狐狸所居。以制反。毋是剪。也。賜我南鄙之田。狐狸所居。豺狼所嗥。我諸戎除翦其荆棘。驅其狐狸。豺狼以為

實然二字用虛筆縮住下再用譬喻透說若此處先着一實語不得頓挫收放之妙矣前至于今不貳後戎何以不免都是此法逐層漸吐真有春山出雲之樂

凡七寫我諸戎辭氣激昂命寧世曰起叙二行寫范宣子多少氣欲被駒支不慌不忙筆筆自占地步後惟漢文帝與南粵王往還書可以續響耳

先君不侵不叛之臣至于今不貳不內侵亦不外叛昔

文公與秦伐鄭秦人竊與鄭盟而舍戎焉在僖三十年於

是乎有殺之師在僖三十三年晉禦其上戎亢其下九猶當也秦

師不復我諸戎實然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捨之好頓挫

以來晉之百役與我諸戎相繼于時言給晉役不曠時以從

執政猶殺志也意常如殺無有二也豈敢離邊今官之師旅無

乃實有所闕以攜諸侯而罪我諸戎我諸戎飲食衣

服不與華同贄幣不通言語不達何惡之能為不與

於會亦無膏焉曹問也邊他歷反曹莫徐云偏賦青蠅而

退青蠅詩小雅取其愷宣子辭焉辭謝使即事於會成

愷悌也成愷悌不信讒也不書者戎為晉屬不得特達於是子叔齊子為季

武子介以會自是晉人輕魯幣而益敬其使齊子叔老字也

言晉敬魯使經所以並書二卿補正曰齊子叔老謚也解作字傳寫之訛

○吳子諸樊既除喪諸樊吳子乘之長子也乘卒至此春十七月既葬而除喪將

立季札札諸樊少弟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

另以魯事收與起兩賓相應亦見駒支有辭諸侯賴之也懲沸羹吹冷蠶矣

此文以義字君字節字相次成文而歸重在節故三層順應于倒找子臧處又敘節字一筆一絲不苟也

義宜也。嫡子嗣國，得禮之宜。王肅

凡三寫節字，以復為妙。前子臧語又以不復為妙，筆妙固無定也。引子臧事，即用子臧語作論，不煩辭費，極簡極雋。遂弗為也，非吾節也，都于直落處插入一曲，令文字鬆宕有姿，最是妙筆。

此篇論事，以晉師為主，論文以變鷹為主。前案後斷，只極寫一變伯之汰，以末段收拾通篇也。看他一路布置，有伏筆，有襯筆，有正筆，有反筆。起手一行，特作鄭重之筆，便伏汰字之根。以下詳寫具舟先濟，勸濟多死，鄭進

春秋左傳

卷五

人不義曹君。曹君公子負芻也，殺大夫，將立子臧。事在成十三年。

子臧去之，遂弗為也，以成曹君。林成十六年，晉歸曹伯。

君子曰：能守節，君義嗣也。諸樊適子，故曰義嗣。誰敢奸君有國。

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以無失節。固立之。

棄其室而耕，乃舍之。傳言季札之讓，且明吳兄弟相傳。

夏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以報櫟之役也。櫟役在十年。

晉侯待于竟，使六卿帥諸侯之師以進。言經所以不稱晉侯。

及涇不濟。諸侯之師不肯渡也。涇水出安定朝那縣，至京兆高陸縣入渭。朝如字如淳音株，那

多從直至榭林不成，總所以反襯變伯之歸之汰也。荀偃馬首是瞻，正與變伯馬首欲東相對，是汰字正位。莊子從帥之言，伯游實過之悔，亦都是反襯法。至結之日，遷延之役，將晉侯待竟，六卿帥師許多，鄭重化為烏有，汰之罪可勝誅耶。

後半又以變鍼之死反襯變伯之汰，而以逐士鞅正寫其汰，與前馬首欲東語相對。此下可以直接秦伯一番問答，却又補寫書法，而以一情者正陪之，以一攝者反陪之，然後極論其汰之必亡，作結。是一篇極有針線結構文字，細玩其前後，反正伏襯處，可惜烘雲托月之法，變鍼事本與上半相連，叙去，但因士鞅奔秦，直歸到秦伯論汰一段，斷結文

乃多叔向見叔孫穆子，穆子賦匏有苦葉。詩邶風也。反。則屬淺則，揚言叔向退而具舟。魯語：叔向退而具舟，已志在於必濟。

不材于人，人共濟而已。魯叔孫賦匏有苦葉，必將涉矣。魯人莒人先濟，鄭子蟜見。

衛北宮懿子曰：與人而不固，取惡莫甚焉。若社稷何。不遷延。

懿子說二子見諸侯之師而勸之濟，濟涇而次。北官括所以書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飲毒水故。鄭司馬子

蟜帥鄭師以進，師皆從之。至于榭林。榭林秦地，不獲成焉。秦不不得宿。荀偃令曰：雞鳴而駕，塞井夷竈。示不唯

秦人三事

卷五 襄公

七

左編
 字故以遷延之役頓斷而另以報樸之
 敗作提蓋亦牽上搭下叙法也
 左氏好以一串之事作兩對之局如此
 文前半譏晉師之遷後半評繼鷹之汰
 各以報樸之役作提而一煞以晉人謂
 之遷延之役一煞以秦伯以為知言兩
 兩對說片段極其明整然晉師之所以
 遷延者實繼鷹之汰為之故兩截又雖
 截對而意仍串通也離而為二合而為
 一蓋往往以此見剪裁鑄鑄之奇矣
 兩對一結晉師一結士鞅而實皆所以
 注意繼鷹也絕妙皮裏陽秋
 又看上半自譏晉師下半自論繼鷹
 下半汰字預伏于上截為首欲東中上
 半遷延補斷于下截情也攝也中以通
 作截以截藏申亦可以觀作者製局之

左編
 余馬首是瞻言進退樂鷹曰晉國之命未是有也余
汰甚馬首欲東乃歸鷹惡復自專下軍從之左史謂魏莊
帝子曰不待中行伯乎中行伯荀偃也莊子莊子曰夫
不汰子命從帥夫子謂荀偃林言荀偃命樂伯吾帥也
 吾將從之從帥所以待夫子也以從命為待也樂鷹
日吾伯游曰吾令實過悔之何及多遺秦禽軍帥不
禽獲乃命大還晉人謂之遷延之役遷延樂鉞曰
下以接筆為提筆藕斷絲連致落極佳此役也報樸之敗也役又無功晉之恥也吾有二位

妙也

自樂鉞至末連讀情也攝也乃是捕斃
 洪若自起至解經連讀則遷延之役句
 又是捕斃法圓變無端唯陳思鏡背差
 堪彷彿

●曹植鏡背已見于前
 ●晉傅玄鏡銘云人徒鑒于鏡止于
 見形鑒人可以見情

左編

於戎路樂鉞樂鷹弟也二位謂敢不恥乎與士鞅馳
鷹將下軍鉞為戎右秦師死焉士鞅反鞅士樂鷹謂士句曰余弟不欲往
于君帥此併汰于婦翁矣而子名之余弟死而子來是而子殺余之弟也弗逐
汰余亦將殺之士鞅奔秦樂鷹汰後逐於是齊崔杼
正籍遷延即是正帝汰字宋華閱仲江會伐秦不書情也臨事情慢不修也仲
兩帝恰以向之會亦如之林向之會書齊人衛北宮括不書於
順逆作轉換向亦宋人亦如此義書於伐秦攝也能自攝整從秦伯問於士鞅
子矯俱濟涇曰晉大夫其誰先亡對曰其樂氏乎秦伯曰以其汰

晉火三專

卷五 襄公

庚

末段寫福善禍淫之理。極圓極透。其引
甘棠詩。最得點化之妙。又恰與起處。苦
葉相配。相映天成。妙文也。
日知言而請復。結士。缺仍是結。變伯也。
文貴一綫乃爾。

●不禮其臣。以致於此。亦春秋之世則
然。文定

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則專尤其君
者。雖春秋之世則爾。不可以訓於世也。

乎對曰。然。變厲。汰虐已甚。猶可以免。其在盈乎。盈厲之子

秦伯曰。何故。對曰。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

焉愛其甘棠。況其子乎。武子樂書。厲之父也。召公爽聽訟於甘棠之下。周人思之不害其樹。而作勿

施沒矣。而厲之怨實章。將於是乎。在秦伯以為知言。樂厲死。盈之善未能及。入武子所

為之請於晉而復之。為傳二十一年。晉滅欒氏。張本。

○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勅戒二子。皆服而朝。

服朝服。待日盱。不召也。盱。盱。而射鴻於囿。二子從之。

命於朝。公

此是敘議夾寫文字。作兩半讀。定姜無
告無罪以上。叙衛侯出奔。厚叔弔衛以
下。為復歸。張本上半。以定姜三罪。語單
收。下半。以厚孫滅孫語對收。前後整
格。

文中所寫衛獻無道。只是一作。狀舉動
未見其暴虐處。得定姜數語。罪狀乃定
然。所以終得歸國者。太叔儀與展鮮之
力也。前後以此作論。斷界畫分明。本
傳固重衛侯。然孫氏之不臣。豈得竟無
譏貶。特叙。蘧大夫一段。固已誅奸雄于
未死矣。劉維莊。朱批。

太叔儀展鮮三人。後半作兩番搭配。本
是平重。因展鮮前半先伏。而太叔至後
方見。故叙太叔對厚孫辭。命特詳。而展
鮮與滅孫言便只點一道字。相配。適均

對皆服。

於不釋皮冠而與之言。皮冠由獵之冠也。既不釋冠。又不與食。正義曰。昭十二

年傳。楚王見子革去皮冠。子怒。孫文子如戚。戚。孫文子

是敬大臣。宜去皮冠也。孫文子如戚。戚。孫文子

孫蒯入使。孫蒯。孫文子之子。公飲之酒。使大師歌巧言之

卒章。巧言。詩小雅。其卒章曰。彼何人斯。居河之麋。無

居河上而為亂。大師。掌樂大夫。師曹樂人。大師辭師曹請為之

公有嬖妾。使師曹誨之琴。誨。教也。師曹鞭之。公怒。鞭師

曹三百。故師曹欲歌之以怒孫子。以報公。公使歌之。

遂誦之。恐孫蒯不解故。蒯懼告文子。文子曰。君忌

一點一畫都有其故也。看後文以子鮮復國則展鮮又自有賓主細味得之。孫寧雙起雙結中段單叙孫氏又自有首從在。

愈猶勝也。附注

子展奔齊。子鮮從。公後半人物先于前半倒挿而入此文與事之所以一申也。妙在無端挿入粗心讀之鮮不以爲閒文耳。申也已上朱批。

●仲崇春秋於衛侯之出。不昏逐君之賊。而以自奔爲文。杜注孔疏皆以爲實其

君而胡使因之。非經旨也。人臣而出其君罪莫大焉。乃謂聖人專責其君。有理乎。故王氏棟嚴氏啓隆皆駁之。朱批

兩追字一執之一貫臂皆據大夫所謂雖奸庸愈者也。而公之幸免亦在言表矣。鍾伯敬朱批

●尹公他忍射其師之師。故公孫亦射其弟之弟。文定

俞云亂賊胸中只此四字

我矣弗先必死。欲先公作亂并帑於戚。帑子也而入見遽伯

玉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大懼社稷之傾覆。將若之

何。伯玉對曰君制其國臣敢奸之。奸猶犯也雖奸之庸知

愈乎。言逐君更立。備此爲太叔儀作帝也。遂行從近關出。懼難作欲速出竟公使子

矯子伯子皮與孫子盟于丘宮。孫子皆殺之。三子衛羣公子

疑孫子故盟之丘宮。伏筆四月己未子展奔齊。子展衛公近戚地。矯居表反。如鄆。鄆衛地使子行於孫子孫子又殺之。使往請和也子行羣公子

公出奔齊。孫氏追之。敗公徒于阿澤。濟北東阿縣西南有大澤。鄆

人執之。公徒因敗散還。故爲公執之。初尹公佗學射於庚公。差庚

公差學射於公孫丁。二子追公。二子佗與差爲孫氏逐公。佗徒河反。差

初佳初。公孫丁御公。爲公御也。子魚曰射爲背師不射爲

戮射爲禮乎。子魚庚公差禮射不求中。射兩鞬而還。鞬車鞬卷者鞬其俱古

豆二反。卷音權。又起權反。說文鞬車。輓下曲者。服虔云車輓兩邊。又馬頸者。尹公佗曰子

爲師我則遠矣。乃反之。佗不從丁學故曰遠。始與公差俱退悔而獨還射下。公

孫丁授公轡而射之。貫臂。貫佗臂。貫一音官。子鮮從公。子鮮

弟。奔齊相對作片段。及竟公使祝宗告亡且告無罪。告宗廟也。定姜曰無神

三篇 春秋左傳卷五 襄公 三

衛獻出奔。林父目以暴虐。前于定姜。語中以旁筆。應暴字。後于語。藏紆中。以虛筆。應一虐字。不粘不脫。既見其所以出。又不碍其所以歸。用筆真而面玲瓏。無一十成死語也。

王或庵曰。經不書孫寧逐君。而曰衛侯出奔。罪在君也。故傳處處叙衛侯自取。而以定姜之言斷之。即後序及國張本。亦歸功于臣。非衛侯之善也。

●犬抵君以禮使臣。士亦以禮報君。報生以死。報賜以力。誰忍薄之。獻公日。吁。不召二子。卒致播遷之禍。雖其臣之過。亦其君有以自取。亦錢雀灘。

●王或巷曰。無神何告。五句十六字。凡三折。極肖婦人口角。且足破千古遺道。以媚鬼神者之惑。朱批。

厚叔意重在臣。猶是君臣並說。太叔全歸罪臣。而以出奔為悼棄。立言有體。全得公孫頑膚筆法。宜足以服厚孫之心。

舍大臣。蔑師保。若儀若展。若鮮。何以得此。可見暴虐之罪。亦下流之歸耳。

●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論語

厚孫。武仲。語本兩兩相對。然寫在一處。不免合尾之嫌。妙于兩節中夾寫衛獻。舊病不改。以及右宰。既從而逃。孫寧立。剽而相極力。說開幾無復歸之望。而另以言。虛言道。反覆推敲。結出必入。以遙對。必歸極。文章離合之妙也。

何告若有不可誣也。誣欺也。定姜。公適母。有罪若何告無舍大

臣而與小臣謀一罪也。先君有冢卿以為師保而蔑

之二罪也。謂不釋皮。冠之比。余以巾櫛事先君而暴妾使余

三罪也。補正邵氏曰。視嫡母如妾而使之加虐也。告亡而已無告無罪

時姜在國故不。公使厚成叔弔于衛曰。寡君使瘠聞

君不撫社稷而越在他竟。越遠也。瘠厚成叔名。厚本或作邱音同。若之

何不弔以同盟之故。使瘠敢私於執事。執事衛諸大夫。曰有

君不弔。弔恤也。有臣不敏。敏達也。君不赦宥臣亦不帥職

增淫發洩其若之何。衛人使大夫儀對。大夫儀衛大夫。曰羣

臣不佞。得罪於寡君。寡君不以卽刑而悼棄之。以為

君憂。君不忘先君之好。辱弔羣臣。又重恤之。重恤謂愍其不

也。敢拜君命之辱。重拜大貺。謝重恤也。厚孫歸復命。語

臧武仲曰。衛君其必歸乎。有大夫儀以守。守於國。有母

弟。縛以出。或撫其內。或營其外。能無歸乎。齊人以邾

寄衛侯。邾齊所滅邾國。及其復也。以邾糧歸。言其食。右宰穀從

而逃歸。衛人將殺之。此不重穀。總見孫氏。穀衛大夫也。以其從君故欲殺之。辭曰。余不說

初矣。言初從君非詭之不獲已耳。說音悅。言初之從君余亦悔恨之矣。正義謂余之不悅于君初即然。余狐裘而羔袖。言一身盡善唯少有惡喻矣。費解。已雖從君出其罪不多。乃

救之。衛人立公孫剽。剽穆公孫。剽匹妙甫遙二反。孫林父甯殖相

之以聽命於諸侯。聽盟會。衛侯在邾臧紇如齊信衛

侯衛侯與之言虐。林所言皆暴虐之事。退而告其人曰衛侯其

不得入矣。其言糞土也。亡而不變。何以復國。武仲不

卿。按糞土。只作無理可賤惡。子展子鮮聞之見臧

紇與之言道。順道。臧孫說謂其人曰衛君必入夫二

前段詳寫屠儀問答。此處言道言虐。只用略叙。又文章避就之法。唐錫周曰。忽言不得入。忽言必入。此處文情似白公之亂。篇君胡不賈一小段筆意。朱批

撫管推挽。字簡而句傳。以選對作收束。構局一新。

先提一層。下分兩層。一解禮字。一叙舍之之故也。左氏好作突然一句之法。如起手遙接報捷之後。突着師歸字。此師為誰之師。即次圖說半天子之軍。然後以六軍申說天子。以三軍申說半字。下知朔生盈而死。句法亦同。但申說處各別。六年申說生盈。武子卒。乃另說其父。不預知朔之死。要之三者若只用順說。皆平平耳。盈朔之子也。前作六軍時。不着筆。此番舍軍。便極力稱贊。美惡互見。史家周旋法。不可不知。

子者或輓之。或推之。欲無入得乎。齊說曰。入。為二十六年衛侯歸傳。輓音晚。推

如字。又他回。反林前牽為輓。後送為推。

師歸自伐秦。晉侯舍新軍禮也。林得侯國。成國不置軍之禮。

過半天子之軍。成國。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

也。正義按夏官序云。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然春秋之世。鄭伯次國。而置六卿。未必不為三

於是知朔生盈而死。朔。知瑩之長子。盈。朔弟也。盈生而朔死。盈生六

年而武子卒。孺裘亦幼。皆未可立也。新軍無帥。故舍

之。孺。士魴子也。十三年荀瑩士魴卒。其子皆幼。未任為卿。故新軍無帥。遂舍之。

此是一首奇闢文字道理本自平正但當時無人見到耳看作者故意寫成一種不經人道語也晉侯以出君為甚却突接其君實甚此種筆意最奇警動人只此一句已振通篇之局矣

劈手提明一筆下以一反一正申說其意已了却又重從天生民說起展出大議論大鋪排熟玩可得另提開局之法左氏議論文字大概都用先虛領後實發使文意盡而復起展拓不窮也其另提開局却用上轉下之筆蓋天生民而立之君上文已透有君而為之貳乃是暗替衛人出君解說父子兄弟補察其政云云分明孟子大過易位之意却不明言只緊緊歸結到愛民上去見天既愛民則不得不出君天字起天字

○師曠侍於晉侯師曠音樂天師子野晉侯曰衛人出其君不

亦甚乎對曰或者其君實甚良君將賞善而刑淫養

民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

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

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因民之主置神之祀百姓

絕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弗去何為天生民而立之

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為之貳貳卿使師保

之勿使過度是故天子有公諸侯有卿卿置側室側室

大夫有貳宗貳宗宗子之副貳者士有朋友庶人工商阜

隸牧圉皆有親暱以相輔佐也善則賞之賞謂官揚

賞者善善之名上之善下則賜以貨財貨財下過則匡之

患則救之救其難也失則革之革更也自王以下各有

父兄子弟補正曰所謂貴戚之卿以補察其政補其愆過史為

書謂大史君舉則書瞽為詩瞽音者為詩以風刺盲莫庚反工誦箴諫工

人也誦箴諫之辭正義詩大夫規誨規正諫誨其君士傳

言士甲不得徑達聞庶人詢庶人不與政聞商旅于

收說得民心即是天意乃所謂其君實甚者也字字警拔神氣都從提句一滾而來其神之主而民之望及善則賞之四句亦都是求上轉下筆法文字方無平衍之病左氏極精熟于此後賢所宜寢食以之者通篇泛論道理故不嫌抑揚太過若粘定衛事則將奪獻字豈可為訓一筆動不得矣文章寬說切說都有其故非好為籠侷鋪排也前從立君說到為貳後仍從勿使過度歸到勿使失性章法回環致為圓密

以土平鋪叙。臨了一宕。回繳處。無限風神。首段弗去。何為已。將出君用。正筆明煞。此處便只須用反筆。暗煞變而不復。亦一定之法。
徐揚貢曰。師保輔佐。一大段皆說向天。意上去。行出愛民甚矣。句大奇。朱批
俞寧世曰。晉侯之問。只說得君臣大分。曠以天字壓倒。君字以民字托起。臣字發明。設君置臣之理。權聽于天命。寄于民。以天民作主。則君與臣俱在統制之內。聖人復起。不能易也。
●原天所以立君。只是為民。文定

市。旅陳也。陳其貨物以示時所貴。尚。正義曰。如齊鬻踊之比。百工獻藝。獻其技。政。故夏書曰。適人以木鐸。狗于路。逸書。適人行人之事。鈴狗於路。求歌謠之言。適。官師相規。官師大夫。在由反。林。舉夏書。胤征篇。官師相規。自相規正。工。執藝事以諫。所謂。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諫失常也。有。適人。狗。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肆路之事。也。以從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傳言。師曠能從子用反。本或作縱。

○秋。楚子為庸浦之役。故。在前。子囊師于棠。以伐吳。

●趙鵬飛曰。楚康即位。謂楚所以不得志於北方者。吳實為之梗也。故首伐吳。今伐而未得。吳至二十二年。乃親伐之。雙喜天深矣。朱批

錫命多矣。於此獨詳。不唯其人惟其文。九錫之所以得與。于支選也。數

便有計在。

吳不出而還子囊。殿。以吳為不能而弗傲。吳人

自臯舟之隘。嬰而擊之。楚人不能相救。吳

人敗之。獲楚公子宜穀。傳言不備。不可以師。

王使劉定公賜齊侯命。將昏於齊故也。定公。劉夏。位賤以能而使之。傳稱謚。

舉其。曰。昔伯舅大公右我先王。股肱周室。師保萬民。

世祚大師。以表東海。昨報也。表。顯也。謂顯封東海。以報大師之功。正義曰。師。法也。

保安也。言大公與民。王室之不壞。繫伯舅是賴。繫。發聲。

服虔本。壞作懷。繫。繫也。言王室之不。今余命女環。環。齊懷柔。諸侯恃蒙齊桓之匡正也。非。

優本弒立之徒。故與孫寧明比。晉悼逐不臣七人。而不問弒君之賊。宜霸業之不終也夫。

會戚本當討衛。而反定衛。皆由中行先人之言。故詳問衛故一段文字于前篇中。三寫定字。一提一應一結。章法甚明。

靈公 茲率舅氏之典。纂乃祖考。無忝乃舊。敬之哉。無

廢朕命。纂繼也。因昏而加衰顯。傳言王室不能命有功。

晉侯問衛故於中行獻子。問衛逐君當討。否。獻子荀偃。對曰不

如因而定之。衛有君矣。謂剽已立。伐之未可以得志而勤

諸侯。史佚有言曰。因重而撫之。重不可移。就撫安之。仲虺有言

曰。亡者侮之亂者取之。推亡固存國之道也。仲虺湯左相。

君其定衛以待時乎。待其昏亂之時乃伐之。冬會于戚。謀定衛

也。定立剽。

憑空着此一筆。與漏師多魚。同一筆意。徐云此為平陰之捷起案。朱批並收。

○范宣子假羽毛於齊而弗歸。齊人始貳。析羽為旌。王者游車

之所建。齊私有之。因謂之羽毛。宣子聞而借觀之。正義。周禮司常掌九旗之物名。全羽為旌。析羽為旒。

道車載旒。游車載旌。鄭注。道車象路也。王以朝夕燕出入。游車水路也。王以田以鄙。又周禮有夏采之官。

鄭注。禹貢。徐州貢夏翟之羽。有虞氏以為綏。後世或染鳥羽象而用之。謂之夏采。羽旄者。有五色鳥羽。又

有旄牛尾也。毛與旄通。羽毛直費無多。而此假于齊。定四年。又假于鄭。或當制作巧異。故聞而借觀之。

○楚子囊還自伐吳卒。將死。遺言謂子庚。必城郢。徒

都郢。未有城郭。公子燮。公子儀。因築城為亂。事未得訖。子囊欲訖。而未暇。故遺言見意。林。子庚。司馬公。謂前

子午也。代子。君子謂子囊忠。君薨。不忘增其名。謂前年諡

兩不忘。所謂中心為慮也。

四點忠字作兩層說。前兩忠字一。一。應已說完矣。下又轉出民望二層。而引詩以贊之。恰將忠字筆字一順一倒。小文無一字苟也如此。

君為將死不忘衛社稷。可不謂忠乎。忠民之望也。詩

日行歸于周。萬民所望忠也。詩小雅。忠信為周。言德行歸於忠信。即為萬民

所瞻望。正義曰。詩注。城郭之域。曰都。言都人之士。德行歸于忠信。其餘萬民。寡識者。咸瞻望而做法之。

經。十有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

戌盟于劉。劉。夏逆王后于齊。劉。采地。夏名也。天子

書名。天子無外。所命則成。故不言逆。夏齊侯伐我

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無傳。遇。魯地。書至遇。季孫

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郭。非例所譏。秋八月丁巳

日有食之。無傳。八月無丁巳。丁巳。七。邾人伐我南

鄙。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四同盟。赫悼公

傳。十有五年春。宋向戌來聘。且尋盟。報二年豹之聘

盟。見孟獻子。尤其室。尤責。曰。子有令聞。而美其室。非

所望也。對曰。我在晉。吾兄為之。毀之。重勞。且不敢閱

傳。言獻子友于兄。且不隱其實。正義。闕非也。

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卿不行。非禮也。官師

也。天子官師。非卿也。劉夏獨過。魯告昏。故不書單靖。公天子不親昏。使上卿逆。而公監之。故曰卿不行。非

晉悼公忠厚而不迫。堅忍而持重。但能服諸侯。而不能杜大夫用事之漸。能駕楚而不能蓋謗吳之非。工於撫鄭。而拙於懷陳。不然。悼公之伯業。過於桓文矣。李氏

汪克寬曰。公嘗如晉。而及晉侯盟。長稱。此伯主謙遜。以懷望國。非諸侯待鄰國大夫之所當施也。朝聘而盟於外。惟此兩見而已。朱批

不點劉夏。而特稱官師。下卿不行。便省一番註脚。

●孫危曰。天子無親迎之禮。逆后。則使三公。春秋昏逆后。者。祭公行得禮。而又吞之者。訖遂事也。劉夏之逆。則以非三公。訖之。周王十二。而独昏兩夏。是知非禮。則吞也。朱批

●馮皮冰反

楚官未有詳列者。此處詳敘。車。爲官人。立案也。官人。能官人。接連寫。四。通。真。累。累如貫珠。

禮。祭法。官師一廟。鄭注。中士。下士也。釋例云。元士中士。稱名。劉夏。右尚是也。下士。稱入。公會。王人。于洮也。

○楚公子午爲令尹。公子罷戎爲右尹。蔦子馮

爲大司馬。子馮。叔敖從子。罷音皮。又部買反。正義案世本。蔦。艾獵。孫叔敖兄。馮。艾獵之子。

是叔敖兄子也。杜以艾獵。叔敖爲一。公子橐師爲右

人。馮是叔敖之子。因世本傳寫誤耳。公子橐師爲右

司馬。公子成爲左司馬。屈到爲莫敖。屈到。屈蕩子。公子追

舒爲箴尹。追舒。莊王子子南。屈蕩爲連尹。養由基爲宮廐尹。以靖國人。君子謂楚於是乎能官人。官人。國之急也。

引詩結過能官人。文字已畢。重將周行註解作一掉尾。意味無窮。

連寫王及公侯伯子男甸采衛大夫不厭其繁。更起敘事相配也。敘議要首尾照顧。可見一斑。

此又一首絕妙嘲謔文字。不必造作歌謔。不必別尋議論。只就一便溺細事。將

能官人則民無覲心。應靖國人。無覲覲以求幸。廐音救。正義曰。服虔以連尹爲射官。言射

相連屬也。若是主射。當使由基。而反使爲廐尹。豈得爲官人乎。詩云。嗟我懷人。寘彼

周行。能官人也。詩周南也。寘置也。行。列也。周徧也。詩人嗟歎言。我思得賢人。置之徧於列

位。是后妃之志。王及公侯伯子男甸采衛大夫各居

其列。所謂周行也。言自王以下諸侯大夫各任其職。則是詩人周行之志也。甸采衛五

服之名也。天子所居。千里曰圻。其外曰甸。服次曰甸。服次曰男。服次曰采。服次曰衛。服五百里爲一服。不

言侯男。略舉也。

○鄭尉氏司氏之亂。其餘盜在宋。亂在十年。鄭人以子西

口頭言語小作掉弄已令嬉笑怒罵一時都到想天生傳妙雖游戲都臻絕頂也

詳司臣事見長者可逸則盜固不必以賂而後與也已伏下段之根

與之逸之醢之相映

三人也束上即以起下亂鄭奔宋者猶謂之人以相易驟者反不得為入即云有人亦與此三人等耳相映處使人不堪宋朝阿堵中物有目而無目師慧目空一世無目而有目作者笑盡世人借題發揮耳凡說三遍無人而中以一有人作反跌極房峭之妙

伯有子產之故納賂于宋三子之父皆為尉氏所殺故以馬四十亦陪

乘百六十四與師茂師慧樂師也茂慧其名三月公孫黑為質焉亦陪

公孫黑子皙司城子罕以堵女父尉翩司齊與之良司臣

而逸之賢而放之託諸季武子武子寘諸卡子罕以司鄭

人醢之三人也三人堵女父尉翩司齊師慧過宋朝將私焉私

便其相曰朝也相師慧曰無人焉相曰朝也何故無

人慧曰必無人焉若猶有人豈其以千乘之相易淫

樂之賂必無人焉故也千乘相謂子產等也言不為子產殺三盜得賂而歸之是

唐錫周曰伯敬云偏是無目者目中無入余謂以千乘之相易淫樂之賂故當弱之

●李廉曰此齊之弱魯第五役也自鞞之後存兵不至魯者三十餘年則以畏晉故今三年之間伐魯者六矣春秋存齊之圖成者二此年及明年朱批王貫道曰此屬於齊而黨於魯齊昔來伐故邾亦效尤朱批

連寫四寶字極精之理極雋之筆然其妙尤在于簡若衍作長語便減半神廉者每患短于才讀後半又可謂玉成爲寶矣玩稽首請死語此極是安分

重淫樂而輕相國子罕聞之固請而歸之言子罕能改過

○夏齊侯圍成貳於晉故也不畏霸主故敢伐魯於是乎城成

郭郭郭也

○秋邾人伐我南鄙亦貳於晉故使告于晉晉將為會以

討邾莒十二年十四年莒人伐魯未之討也晉侯有疾乃止冬晉悼公

卒遂不克會為明年會

○鄭公孫夏如晉奔喪子蟜送葬夏子西也言諸侯畏晉故卿共葬

○宋人或得玉獻諸子罕子罕弗受獻玉者曰以示

曉道理人故以不貪為寶語之蓋即匹夫無罪懷璧其罪之意註恐為盜所害然則富安能復所耶俞寧世日子罕無寶而寶常盈或人得寶而不知所措可見廉吏最樂守錢虜最苦攻而使復寶既得所人亦得生此宰相知入安民之略也王或庵日子罕不貪而已借寶字立言亦正亦譏

●後漢馬援傳凡貨殖田產貴其能施賑也否則守錢虜耳

●蓋富者盛美之云耳 傳氏

●懷寶不可以越境懷財而可以越境乎且玉人已知玉之為寶宜為攻之大利在前何苦而煩於人乎或菴之評得矣

玉人玉人能治玉者玉人以為寶也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為寶爾以玉為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正義曰我女二人各有其寶稽首而告曰小人懷璧不可以越鄉言必為盜所害納此以請死也請免死子罕實諸其里使玉人為之攻之攻治也富而後使復其所賣玉得富

○十二月鄭人奪堵狗之妻而歸諸范氏堵狗堵女父之族狗

娶於晉范氏鄭人既誅女父畏狗因范氏而作亂故奪其妻歸范氏先絕之傳言鄭之有謀○堵音者狗本或

作苟彭士望曰斬草除根此必子產之為朱批春秋左傳卷十五終

左繡

錢塘 馮李驊天閑
定海 陸 浩大瀛 評輯

同學 錢塘范允斌右文
仁和沈乃文襄武參評
同懷杭州陸 偲與臯

男 馮張孫近潢
翼孫念詒 校輯
亢孫思蔭
男 陸麟書素文

春秋經傳集解

晉杜 預元凱原本 唐陸元朗德明音釋

宋林堯叟唐翁附註
後學 馮李驊天閑增訂

襄公三第十六

甲辰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晉悼公踰月而葬速也○三月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

小邾子于溴梁不書高厚逃歸故也溴水出河內軹縣東南至溫入河○溴古闕反軹之

氏反。○戊寅大夫盟。諸大夫本欲盟高厚高厚逃歸故遂自共盟雞澤會重序諸侯。今此閒無異事。即上諸侯大夫可知。○林凡伯在焉。而但曰諸侯者。無伯也。君在焉。而但曰大夫者。無君也。是故自文而下盟于扈。會于扈。則有斥言諸侯。而不序。自襄而下。梁之盟。則有斥言大夫。而不序。

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邾莒二國數侵魯。又無道於其民。故稱人以執。不以歸京師。非禮也。○林齊侯伐我北鄙。無傳齊。執以歸。始此。○夏公至。

自會。無傳。○五月甲子地震。無傳。○叔老會鄭伯晉荀偃。

衛甯殖宋人伐許。荀偃主兵。當序鄭上方。示叔老可。主兵也。則曷為書鄭伯。春秋不以大夫主諸侯。則推而屬之鄭也。春秋之大義。夷夏之辨。君臣之分而已。

●皆大夫而諸侯唯鄭矣。故序晉上也。彫

是故僖十九年盟于齊。陳非主盟也。而書會陳。今年伐許。鄭非主兵也。而書會鄭。誠慎于所主云爾。○秋齊侯伐我北鄙。圍郕。○大雩。無傳。○冬叔孫豹如。

晉

傳十六年春葬晉悼公。平公即位。平公悼公子彪。○彪彼野反。○羊

舌。肸為傅。肸叔向也。張君臣為中軍司馬。張老子。○祁

奚韓襄欒盈士鞅為公族大夫。祁奚去中軍尉。為公族大夫。去劇職。就閒

官。韓襄無。虞丘書為乘馬御。代程。○改服脩官。烝于曲

沃。既葬改喪服。脩官。選賢能。曲沃。晉祖廟。烝冬祭也。諸侯五月而葬。既葬。卒哭。作主。然後烝。嘗於廟。今

此叙平公初政。為平陰之役起本。以溴梁之盟為主。故以盟詞作結。其補叙執邾莒。為盟高厚作陪。而前曰以我故。後曰諸侯有異志。始於為入。卒於為已。中間且曰通齊楚之使。從楚。陪出齊。蓋晉悼一生服鄭。平公則天半以齊為事也。又霸業一轉關處。文作兩半讀。上半叙溴梁之會。半叙大夫之盟。則帶入執邾莒事。則補出盟高厚事。皆以簡鍊見筆力。而上半改服修官。何等鄭

重。下半連點大夫字。蓋政在大夫。自漢梁始。乃作傳之微旨也。

為傳四句。在平日警守而下。在臨時將修官二字。承上轉下。以我故為私也。且曰通使為公也。將執邾莒夾在中間。作上下樞紐。此左氏慣用之法。

飲酒賦詩。都以詳見妙。此又以不詳見妙。必類不類。簡括有味。

兩使諸大夫對寫。上猶屬之晉侯。下直出自荀偃。緊接於是大夫盟。大夫之張不待言而見矣。唐荆川朱批。

晉踰月葬。作主而烝祭。傳言。警守而下。會于溴梁。順

東行。故命歸侵田。諸侯相侵。取之田。以我故執邾宣公莒犁

比公。犁比莒子號也。十二年十四年莒人侵魯。前年邾人伐魯。晉將為魯討之。悼公卒。不克會。故平

公終其事。且曰通齊楚之使。邾莒在齊楚往來道中。故并以此責之。經書執

在大夫盟下。既盟而後告。晉侯與諸侯宴于溫。使諸大夫舞曰歌

詩必類。歌古詩。當使齊高厚之詩不類。齊有二心。故

古詩各從其恩。好之義類。高厚所歌之詩。獨不取。恩

好之義類。故曰齊有二心。劉炫云。不服晉。故違其令。違其令是荀偃怒。且曰諸侯有異志矣。使諸大夫盟

同字應異字。不庭應不類。盟辭不止一語。獨點此句。作者單為自己文字章法計耳。餘不恤也。

此篇本叙伐許事。因經不書會荀偃而書會鄭伯。故前後敘事都筆寫出明。係荀偃主兵。以見為夷。而書會鄭伯之出于聖心。獨斷杜序所謂依經以辨理也。但其用筆最為錯綜斷續。熟復始見其佳。

晉人歸諸侯。此下當有以諸侯之師伐許語。文只半句縮住。置于下文。苟筆寫足左氏慣以此種筆法見斷續之妙。本會荀偃却書會鄭伯為鄭伯之夷子。

高厚高厚逃歸。齊為大國。高厚若此。于是叔孫豹晉

荀偃宋向戌衛甯殖鄭公孫蠆小邾之大夫盟曰同

討不庭。自曹以下大夫不書。故傳舉小邾以包之。

許男請遷于晉。許欲諸侯遂遷許。許大夫不可晉

人歸諸侯。唯以其師討。鄭子驥聞將伐許。遂相鄭伯

以從諸侯之師。鄭與許有宿怨。穆叔從公。從公。齊子

帥師會晉荀偃書曰會鄭伯為夷故也。夷平也。春秋

不與外事。同者客主之言。所以為文。固當異也。魯卿每會公侯。春秋無譏。故于此示例。不先書主兵之荀

大夫也。故特叙于主兵之上。所以別君臣之等耳。註似欠明。

不使鄭伯夷於大夫也。傳氏

將伐許。唐貞伐許。復伐許。凡三處提撥。作章法。

微海陘。則齊進退維谷。故去也。乃曰為之名。其果成人之美耶。

偃而書後至之鄭伯。時皆諸侯大夫義取皆平。故得會鄭伯。

寅伐許。次于函氏。械林函氏。皆許地。晉荀偃欒黶帥師伐楚。

以報宋揚梁之役。晉師獨進揚梁。役在十二年。楚公子格帥師及

晉師戰于湛阪。襄城昆陽縣北有湛水。東入汝。湛而林丈林二反。一音直斬反。楚

師敗績。晉師遂侵方城之外。不書。復伐許而還。許未遷故。

○秋齊侯圍郟。郟魯孟氏邑。孟孺子速微之。孟獻子

子速也。微要也。齊侯曰是好勇去之以為之名。速遂

塞海陘而還。海陘魯隘道。

此節以急字為主。齊再伐魯。走望在晉。而齊晉始貳。令不及齊。故晉人之詞甚緩。而穆叔之意愈切。朝夕引領。比間無及。語語着急。連寫兩見。兩賦詩。從容中筆筆傳逼迫之神。

穆叔着急。晉人亦便十分放懈。不得只得勉強說個敢不從。執事敢使魯無鳩。

要是聊作安頓。並非踴躍鼓舞。故明年秋齊又伐魯。晉仍不見鳩恤。更閱一年而後為平陰之師也。似急實緩。傳神尤在無字句處。

帝祀時晉亦借用之。又門

兩賦詩。暗項引領西望等語。兩敢字。明

三篇

○冬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言齊再伐魯。後有兩答。故此晉人曰以寡君

之未禘祀。禘祀二年喪。與民之未息。新伐許。語氣懈。不然不

敢忘穆叔曰以齊人之朝夕釋憾于敝邑之地。是以

大請敝邑之急。朝不及夕。引領西望曰庶幾乎

比執事之間。恐無及也。見中行獻子賦圻父。圻父。詩小

雅周司馬掌封畿之兵甲。故謂之圻父。詩人責圻父為王爪牙。不脩其職。使百姓受困苦之憂。而無所止

居。獻子曰。偃知罪矣。敢不從執事。以同血社稷。而使

魯及此。及此憂。林及。見范宣子賦鴻鴈之卒章。鴻

此無止居之禍。

襄公

頂不敢忘前音後偶章法一片也

●極古莖切音鏗

詩小雅卒章曰鴻鴈于飛哀鳴嗷嗷唯此哲人謂我劬勞言魯憂困嗷嗷然若鴻鴈之失所大曰鴻小曰鴈

宣子曰句在此敢使魯無鳩乎鳩集也○林豈敢使魯無所鳩集如

經十有七年春王二月庚午邾子貜卒無傳宣公也四同盟

○林宣公卒悼公華立 ○宋人伐陳 ○夏衛石買帥師伐曹買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

防弁縣東南有桃虛○林伐我大夫將書大夫始此自隱以來齊伐我皆書人若君將書君自文十五年始大夫將書

大夫自高厚始 ○九月大雩無傳 ○宋華臣出奔陳

暴亂宗室懼而出奔實以冬出書秋者以始作亂時來告 ○冬邾人伐我南鄙

○傳十七年春宋莊朝伐陳獲司徒印卑宋也司徒印陳大夫

卑宋不設備 ○印五郎反

○衛孫蒯田于曹隧越竟而獵孫蒯林父之子飲馬于重丘重丘曹邑

毀其瓶重丘人閉門而詢之詢罵也○詢呼豆反曰親逐而君

爾父為厲厲惡鬼林父逐君在十四年是之不憂而何以田為夏

衛石買孫蒯伐曹取重丘孫蒯不書非卿曹人懇于晉為明年晉

人執石買傳

數語為不能幹盡人發藥當使通身汗下也吳留村朱批

爾父字安在首句之上則語直而不得簡矣

此等皆為平陰之戰起本也。以首句為主。下兩段分承。圍者既失。獲者又死。以不得志而來。仍不得志而去也。此等伏應。所謂以神不以形。

不遣師助防而獨逆紇。不重地而重入也。紇何忍復以防要乎。

當時士氣之正如此。後世且以刑臣之言為榮矣。

○齊人以其未得志于我故。前年圍成。辟孟孺子。秋齊侯伐我

北部。圍桃。高厚圍。滅紇于防。防。滅師自陽關逆。滅孫

至于旅松。陽關在泰山鉅平縣東。旅松近防地也。魯師畏齊不敢至防。鄆叔紇滅

疇。滅賈帥甲三百。宵犯齊師。送之而復。鄆叔紇叔梁紇滅疇。滅賈

滅紇之昆弟也。三子與滅紇共在防。齊師去之。紇故

齊人獲滅堅。堅。滅紇之族。齊侯使風沙衛唁之。且曰。無死

使無堅。稽首曰。拜命之辱。抑君賜不終姑。又使其刑

臣禮於士。以杖扶其傷而歾。言使賤人來唁。已是惠賜不終也。風沙衛奄人

故謂之刑臣。○杖音弋林。杖。小木也。椽屬。

○冬邾人伐我南鄙。為齊故也。齊未得志於魯。故邾助之。

○宋華閱卒。華。臣弱。臯比之室。臣閱之弟。臯比。閱之子。弱。侵易之。使

賊殺其宰。華。吳。賊六人。以鉞殺諸盧門合左師之後。

盧門。宋城門。合。向戌邑。左師懼曰。老夫無罪。賊曰。臯

後屋後。○鉞。普皮反。比。私。有。討。於。吳。遂。幽。其。妻。幽。吳。妻也。曰。界。余。而。大。壁。也。界。與

宋公聞之曰。臣也不唯其宗室是暴。大亂宋國之政。

必逐之。左師曰。臣也亦卿也。大臣不順國之恥也。不

叙華臣出奔事。却寫一陰助而陽惡之。左師心術不測。舉動乖張。終是可怪。蓋自弭兵盟後。竟成一花面脚色。而此處蚤見一斑也。華臣不逐于左師。而逐于國人之逐。瘦狗人固功人。狗亦功狗。相映處。使讀者亦為之不堪。是一則嬉笑文字。

●為去聲。策。謀。短淺也。那波氏以已所為拙謀也。為如字。必聘者。蓋避華臣以為與子已也。

瑣事寫來極生動。只是善于摹神。前二寫賊後兩寫瘼狗。所謂賊喫狗咬也。絕倒。

子罕不是為分。單從君國起見。其行築也。全示之以大。分其語。或也。全告之以大體。不但靖吾民。并以諷吾君。惻隱之思。而動其朽索六馬之懼也。而一面安頓。皇父一面正是愧皇父而教之。若僅作分。謗讀失其旨矣。

前平叙。中側叙。後仍就子罕語雙抱。作收。尤首尾結構之自然者。晉字黔字。并不目其狀。而目其色。而其人宛然與嘲華元。更為輕雋。愈出愈奇。

唐錫周曰。鍾伯敬云。諸葛武侯與關公書。未若影之逸羣。絕倫也。蓋徑以呼呼之。此親昵之辭。俗人添一字曰。晉公良由不識古人語妙耳。●禍之本。謂禍于吾身之本也。可謂能早自為成計者矣。

●續斬猶斬續也。非指宵前之續而言。宵前之續。蓋非古義也。彫

如蓋之乃舍之左師為已短策苟過華臣之門必騁

惡之。○林向戌悔其初謀之失。乃自為短馬。捶助御鞭馬。不欲與華臣相見。正義曰。必為短策。私助御者不使。十一月甲午。國人逐瘼狗。瘼狗入於華臣氏人知也。

國人從之。華臣懼遂奔陳。華臣心不自安。見逐狗而驚走。○瘼居世反。一音制。狂犬也。

○宋皇國父為大宰。為平公築臺。妨於農收。周十一月收歛時。○收。一音手。又反。子罕請俟農功之畢。公弗許。築者謳曰。澤門之皙實興我役。澤門宋東城南門也。皇國父白皙而居近澤門。邑中。

之黔實慰我心。子罕黑色而居。子罕聞之。親執扑。以行築者而扶其不勉者曰。吾儕小人皆有闔廬。以辟燥溼寒暑。闔謂門戶閉塞。月令仲春脩闔。扇鄭註。用木曰闔。竹葦曰扇。今君為一臺而不速成。何以為役。也。役事。謳者乃止。或問其故。子罕曰。宋國區區而有詛有祝。禍之本也。傳善子罕之。又反。

○齊晏桓子卒。晏嬰。晏嬰羸縗斬。斬不緝之也。縗在。苴經帶。杖菅屨。苴麻之有子者。取其羸也。杖。食。菅居。竹杖。菅屨。草履。○菅古顏反。

春狄左傳。卷六。襄公。七。

一難一解其應如響不辨已之是禮但言已之非大夫晏子長于滑稽此固其本色

●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齊疏之服何樂之食自天子達今日禮卿大夫異何居斯禮也周其衰矣衛審布魯麻絹魯衛之所謂禮也非三代之通禮也晏子之老所謂大夫之禮者亦然其曰唯卿為大夫姑就其言以答之也補正

倚廬寢苦枕草此禮與士喪禮略同其異唯枕草耳然枕由亦非喪服正文○由苦對苦

恠二反王儉云其老曰非大夫之禮也時之所行士大夫縗服

各有不同晏子為大夫而行曰唯卿為大夫晏子惡士禮其家臣不解故譏之

斥時失禮故孫辭略答家老○林諸侯之制降於天子一等故唯卿然後得用大夫之禮晏子自言已乃大夫也視士故不當用大夫之禮

補正郤氏曰王制諸侯之上大夫卿

經丙午十有八年春白狄來不言朝不能行朝禮○夏晉人執衛

行人石買石買即是伐曹者宜即懲治本罪而晉因其為行人之使執之故書行人以罪晉

○秋齊師伐我北鄙不書齊侯齊侯不入境○冬十月公會晉

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

邾子同圍齊齊數行不義諸侯同心俱圍之○林同圍齊非祖晉志也自圍齊之後晉師無

君將雖大夫之師出無與於諸夏之義矣○曹伯負芻卒于師無傳禮當與許男同

盟三同○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傳十八年春白狄始來白狄狄之別名未嘗與魯接故曰始

○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于長子執孫蒯于純長子

純留二縣今皆屬上黨郡孫蒯不書父在位蒯非卿○長丁丈反或如字純徒温反或如字地理志作屯

為曹故也前年衛伐曹

●用加等之禮與不無明據注不必論彫

此文當連十九年還自沂上篇讀。頭出目前後相映。以有事于齊起。未事于齊止。一綫呼應。章法方見。首尾但既。有楚子伐鄭事隔斷。則此處仍自成一篇。當分兩半讀。上半從感夢沈玉會濟門防直。至齊遁。截下半從從師俘獲攻險。觀兵直至走棠。截都是極寫中行發狠。滅此朝食光景。所以透發本文東方可逞之說。而即為下篇未卒齊事作反跌之筆。章法固自完也。末一語特作「一不了之句。若回應通篇。則為其志未衰。若吸動下篇。則為其氣已竭。以不了語作束。上落法。固左氏之更出一奇者耳。負亦特也。附

春秋左傳卷二十一 齊侯伐我北鄙中行獻子將伐齊
 ○秋齊侯伐我北鄙中行獻子將伐齊。夢與厲公訟。
 弗勝。厲公獻子公以戈擊之首。隊於前。跪而戴之。奉之以走。見梗陽之巫臯。他日見諸道。與之言。曰：「今茲主必死。」若有事於東方，則可以逞。
 稱獻子許諾。晉侯伐齊，將濟河。獻子以朱絲係玉二。而禱曰：「齊環恃其險，負其衆庶，環齊靈公。而禱曰：齊環恃其險，負其衆庶。名負依也。曾臣彪將率諸。」

寫本題下。半起。下篇構局最整。齊明畫也。謙辭以媚神耳。附

上半又分數節。首節獻子許諾。寫因夢而伐。齊其志。決次節沈玉而濟。為禱河而伐。齊其氣。銳三節。寫晉以苦魯。候齊而負。固不守。為荷偃得意之極。下半亦分數節。塞道而縛。俘獲。不遇敵。蒙自開。攻險。觀兵。驅離。亦屬一時游戲。末節和馬乃止。寫晉以速略。恐齊而伎倆畢露。為荷偃失意之極。末三語作拖尾。所謂乘興而來。興盡而返也。輕颺一筆。渡下真游絲之嬌。瑞空矣。

侯以討焉。彪晉平公名。稱臣者明上有天子。以謙告神。曾臣。猶未臣。正義曰。曾祖曾孫。曾為重。日曾臣者。謙卑之意耳。其官臣偃。實先後之。守官。偃獻。荷捷有功。無作神羞。羞。恥也。官臣偃。無敢復濟。信。子名。荷捷。亦欲借以解免。裁。君一案也。死自誓。唯爾有神。裁之。沈玉而濟。沈音煬。或如字。冬。十月。會于魯濟。尋。溴梁之言。同伐齊。溴梁在十六年。盟曰。同討不庭。齊侯禦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廣里。平陰城在濟北。盧縣東北。其城。南有防。防有門。於門外。作塹。橫行廣一里。故經書圍。夙沙衛曰。不能戰。莫如守險。謂防門不。弗聽。諸侯之士。門焉。齊人多死。范宣子。足為險。

聽守險而宣子之間得行。一是代殿國師而州綽之迫得及登山望師與逐歸。攻險對皆詳寫齊正而一是陰謀秘計却用虛筆點化一是素厲客氣却用實筆鋪排齊師夜遁與將走郵棠對一是齊既遁而晉人咸喜一是晉將退而齊人先覺都是結應東方可逞一筆文字而一正結一反結如此讀片段亦自明整大抵左傳反復皆有妙境可尋不此一上。一壺登涉即遍耳。

齊侯望師一段乃上半篇精神團聚處魯衛攻險一段乃下半篇精神團聚處登山一層翼用必戰文法夜遁一層翼用鄢陵文法伐莒數圍一層翼用偏陽文法冷三篇之妙于一篇之中即得不分外出色也。偏陽文法以上彭樂君朱批。

告析文子析文子齊大夫子家曰吾知子敢匿情乎魯人莒人皆請以車千乘自其鄉入林千乘十萬五千人魯莒在齊之東言自其鄉入蓋以入齊既許之矣若入君必失國子盍圖之子家以告公公恐晏嬰聞之曰君固無勇而又聞是弗能久矣不能久齊侯登巫山以望晉師巫山在盧縣東北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施而疏陳之斥侯也疏建旌旗以為陳示眾也使乘車者左實右偽以旆先斥音尺一昌夜反與曳柴而從之以揚齊侯見之畏其建旆以先驅

晉師之眾從齊侯望出齊師之遁又從晉人寫出而斥險疏陳右僞曳柴以兩使字作領參差中有整齊前後兩節聲字有字分說在句中中一節有字聲字併說在兩頭整齊中有參差小小片段極變極勻。

兵法所謂疑兵蓋不足而示以有餘也。使敵人偵候其情目而薄之。兵勢既分。反以致敗。將若之何。月峯

眾也乃脫歸脫不張丙寅晦齊師夜遁師曠告晉侯曰烏烏之聲樂齊師其遁營自遠而近自微而顯。烏烏得空。邢伯告中行伯。頭而中行伯在中間此文以初僞為主也。邢伯告中行伯曰有班馬之聲夜遁馬不相見故鳴班別也。林作也。中行伯獻子。離別齊師其遁叔向告晉侯曰城上有烏齊師其遁聲也。轉下之筆。段段用提挈之筆。十一月丁卯朔入平陰遂從齊師夙沙衛連大車以塞隧而殿此衛所欲守險。下殖綽郭最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奄人殿師。故以為辱。子姑先乎乃代之殿衛殺馬於隘以塞道恨二子故塞其道欲使晉得之。晉州綽及之射殖綽中

晉師之眾從齊侯望出齊師之遁又從晉人寫出而斥險疏陳右僞曳柴以兩使字作領參差中有整齊前後兩節聲字有字分說在句中中一節有字聲字併說在兩頭整齊中有參差小小片段極變極勻。

晉師之眾從齊侯望出齊師之遁又從晉人寫出而斥險疏陳右僞曳柴以兩使字作領參差中有整齊前後兩節聲字有字分說在句中中一節有字聲字併說在兩頭整齊中有參差小小片段極變極勻。

以動齊侯畏懼而逃晉至于圍城之時齊侯已將出奔而晉乃略其郟邑而去可知晉原不能逐齊齊人自退耳故略字斷定晉侯無勇斷定齊侯篇中敘晉師只寫得略字敘齊侯只寫得無勇字至于道者道者追攻者攻者焚者焚繪畫軍情歷歷如見此又左氏長技無容贊美也

師速而疾略也言欲略行其地無久攻意將退矣君何懼焉且社稷之主不可以輕輕則失眾君必待之將犯之天子抽劍斷鞅乃止甲辰東侵及濰南及沂濰水在東莞都昌縣入海沂水出東莞蓋縣至下邳入泗○斷音短

鄭子孔欲去諸大夫欲專將叛晉而起楚師以去權

之使告子庚子庚弗許子庚楚令尹公子午楚子聞之使揚豚

尹宜告子庚曰國人謂不穀主社稷而不出師死不

從禮不能承先君之業死不穀即位於今五年師徒

收應真非尋行數墨所得夢見者矣
徐揚貢曰子庚一嘆語有俯仰揖讓之致而老成深謀如是朱批

諸侯方睦于晉只一筆顯見畔晉之非咀華云此是主意却說完妙施曾批

上叙謀下敘事此一行乃通篇轉捩處以中間提掇之筆作應上呼下之筆也

叙伐鄭事詳寫其遲回信宿皆因子孔

師速而疾略也言欲略行其地無久攻意將退矣君何懼焉且社

稷之主不可以輕輕則失眾君必待之將犯之天子

抽劍斷鞅乃止甲辰東侵及濰南及沂濰水在東莞都昌縣入海沂水出東莞蓋縣至下邳入泗○斷音短

鄭子孔欲去諸大夫欲專將叛晉而起楚師以去權

之使告子庚子庚弗許子庚楚令尹公子午楚子聞之使揚豚

尹宜告子庚曰國人謂不穀主社稷而不出師死不

從禮不能承先君之業死不穀即位於今五年師徒

只說自己以諷動子庚俞云一派飾詞總為負使

不出人其以不穀為自逸而忘先君之業矣謂已未耳正照德字大夫圖之其若之何子庚歎曰君王其謂午懷安致兩社稷相對懷安對上自逸不可對上師乎吾以利社稷也見使者稽首而對曰諸侯方睦於

晉臣請嘗之嘗試其難易也若可君而繼之不可收師而退

可以無害君亦無辱子庚帥師治兵於汾襄城縣東北有汾水

於是子蟜伯有子張從鄭伯伐齊子張公孫黑肱子孔子

展子西守二子知子孔之謀二子子孫完守入保完城郭內

子孔不敢會楚師楚師伐鄭次於魚陵魚陵魚齒山也在南

春秋左傳

襄公

世

不會故遷延而退也甚。雨多凍。照上懷安等收應甚密。兩次兩侵一反一還。三至于信于涉于都用牽上搭下對叙。叙法之整散兼行者。

不見主人翁絕倒。此來只似為賞爾耳。

忽然轉出晉人聞有楚師。絕妙接法。絕妙結法。不害二字正應畔字。晉不害害在子孔矣。

陽驍縣北鄭地。右師城上棘遂涉。賴次于旃然。將涉賴故於水邊權築小

城以為進退之備。旃然水出於陽城。臯縣東入汴。為子馮公子格率銳師侵

費滑。香靡獻于雍梁。晉靡獻于雍梁。皆鄭邑。河南陽翟縣東北有雍氏城。右回

梅山。在滎陽密縣東北。侵鄭東北。至于蟲牢。而反于庚門。于

純門。信于城下而還。信再宿也。純如字。一音市。筍反。涉于魚齒之

下。魚齒山之下有澠水。甚雨及之。正義曰：楚師南行有大雨。從北而

南。遂及楚師。多凍。役徒幾盡。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

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歌者吹律以

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詠八風。南風

徐揚貢曰：此與齊師夜遁相似。然前作過渡。此作結束。位置不同。而語更深。渾

唐錫周曰：楚師無功之故。子庚口中不說明。偏從晉人推算出來。有雲穿月出之妙。此評最得左氏賈虛步法。

●何又門曰：叔向一言。上為悼公修德作遠影。下為平公失德作近照。用意最深。朱批

●歲星右行於天。大率一歲行一次。二十八年。在豕韋。豕韋一名娥訾。當庚之次也。十二月。夏之十月。又建庚。故曰多在。孔氏

音微。故曰不競也。師曠唯歌南北風者。聽晉楚之強弱。正義曰：師曠以律呂歌南風。音曲。南風音微。不與律聲相應。多死聲。林多肅殺之聲。服虔云：楚必

無功。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歲在豕韋。月又建南師。

不時必無功。不時謂觸歲月。叔向曰：在其君之德也。言天時地利不

和。如人。

經。十有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前年圍齊之諸侯也。

祝柯。縣今屬濟南郡。晉人執邾子。稱人以執。惡及民也。公至自伐齊。

取邾田自濼水。取邾田以濼水為界也。濼水出東海合鄉縣西南。經魯國至高平湖。

如晉下○胡傳可必

●殺高厚者雀行也稱國者罪累君也

此篇乃平陰文尾也。不曰還自伐齊而曰還自沂上接緊前文見不成其爲伐

陸縣入泗。○季孫宿如晉葬曹成公無傳○夏衛

孫林父帥師伐齊○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世子光

同盟○林靈公卒子莊公光立○晉士句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

乃還詳錄所至及還者善得禮○八月丙辰仲孫蔑卒無傳○齊殺

其大夫高厚○鄭殺其大夫公子嘉○冬葬齊靈公

無○城西郭魯西○叔孫豹會晉士句于柯魏郡內黃縣東

北有柯城○城武城泰山南武城縣

傳十九年春諸侯還自沂上盟于督揚曰大毋侵小

齊也。以齊伐我故伐齊。今無加于齊而第執一助齊伐我者。同視沈玉門防一團銳氣。竟成虎頭蛇尾。只起手一兩筆。便將全文一一關照。乍讀之又全不見得故妙絕也。兩撫之猶視乃。兩兩相對。中以發盈語作轉。換末以士句語作收。掉叙議兼行。剪裁勻整。

●鄭氏王曰。魯人以正疆爲名。而妄取邾田。故正其取田之罪。朱批

●汪氏克寬曰。後此哀二年。取瀆東田。則又不止自瀆水矣。於此見魯之陵弱。小而深爲利也。朱批

督揚即執邾悼公以其伐我故命云此武仲所謂借人之功者也再禱遂次于泗上

疆我田正邾魯之界也泗水名取邾田自瀆水歸之于我在瀆水北今更以瀆爲界故曰取邾田晉侯先歸公享晉六卿于蒲圃六卿

命之服如鞶戰還之賜唯無先輅賄荀偃束錦加璧乘馬先吳壽

夢之鼎乘壽夢吳子乘也獻鼎於魯因以爲名古之獻物必有以先今以璧馬荀偃瘳疽生瘍於頭瘳疽惡創

爲鼎之先○夢莫公反

○瘳丁但反又音且瘍音羊創初良反濟河及著雍

三書

春秋左傳

卷之六

七

桓譚之言明于理而昧于文者也左氏不過借此收拾前文夢詒河兩項不首尾相照應耳若謂非有所知直是與全文章法無涉矣此亦淺之乎左氏者也

唐錫周曰濟河直應前濟河二字無敢

復濟之言驗矣一個誓河者方卒一個

復以河誓激射妙絕方信前下濟河二

字有意

杜意以為倒句愚謂之之子之之丈

夫屬荀云吾誤以之為大夫者為輕視

也

怒目視君目中無君肯得此病。回憶執公名辭

病日出大夫先歸者皆反士句請見弗內請後曰鄭

甥可時真羞而見人矣其母鄭女。著張慮直慮二反。二月甲寅卒

而視不可合目開宣子盟而撫之曰事矣敢不如事

主猶視大夫變懷子曰其為未卒事於齊故也乎

樂乃復撫之曰主苟終所不嗣事于齊者有如河乃

瞑受含嗣續也桓譚以為荀偃病而目出初死其

而記宣子出曰吾淺之為丈夫也自恨以私待入

晉欒魴帥師從衛孫文子伐齊為懷子之言故也欒魴樂氏族不書

高氏開曰十四年林父逐衛侯奔於齊固伯主所當討而与之會伐則晉平伯業可知朱批

此二節連讀上節極寫季武拜師極其推崇極其感謝分明借力救死忽然忘却本來面目作器銘功真覺無謂前云小國之仰大國後云小國幸於大國兩兩對看季武清夜自思當亦嗟然而笑矣意中元無周不獨無魯也陳氏

季武子以所得擡頭朱批

魏水叔曰鞍之役季文子作武宮平隍之役季武子作林鐘所謂其父報仇其子行劫者是以君子貴身教也朱批

議論文字必有虛實兩層此文各以一反一正洗發兩今字通說而相對也前

三書

三書

三書

三書

兵并林父不別告也經書夏從告

季武子如晉拜師謝討晉侯享之范宣子為政代荀

偃將音且自功賦黍苗黍苗詩小雅美召伯勞來諸侯如陰雨之長黍苗也喻晉君憂勞魯國猶召伯

季武子興再拜稽首曰小國之仰大國也如百穀之

仰膏雨焉若膏之其天下輯睦豈唯敝邑賦六月

六月尹吉甫佐天子征伐之詩以晉侯比吉甫出征以匡王國膏雨如字常膏古報反季武

子以所得於齊之兵作林鐘而銘魯功焉林鐘律各鐘鐘聲應

林鐘因以為名臧武仲謂季孫曰非禮也夫銘天子合德子天

春秋左傳

一層論是非以禮字作提後一層論得失以亡字作煞而前用三排後用四章法相配前後散意足而味濃

李武若為己銘無關輕重猶之可也今日銘魯功則得失皆國受之矣文說三項先泛論連天子說次切論猶平說諸侯大夫次申說并略去稱伐單論計功而極言借力救死之可耻末更轉到昭所獲以怒之之必亡非惟不必銘亦不敢銘矣

何以爲銘若之何銘之本兩兩對說而前用作煞後用作轉乃將應參差入妙處

凡文字前散後整者易好前整後散者難工大抵整用輕筆散用重筆合散處

此篇是也曲折濃厚于整處則讀者精神轉增矣前半原叙後半正叙原叙中間夾議正叙中間夾斷章法蓋相準也

前從變戎屬牙說到東太子光後從微逆光說到殺戎執牙亦以一順一逆為章法

●戎子蓋戎女姓子者猶晉小戎子爾

上文諸侯耳非謂太子為諸侯

春秋左傳

卷六

三

銘德不銘功。補正邵氏曰：令猶命龜之命言以德布于銘也。諸侯言時計功。舉得有功則大夫稱伐。銘其功。今稱伐則下等也。從大夫可銘也。大夫稱伐。伐之勞。今稱伐則下等也。故正義諸侯之銘當言時計功魯之伐齊也。借人之功非已有妨民農務不可謂時二者既無可稱唯有從行征伐得稱勞伐耳若稱伐則大夫計功則借人也之例于三者為下等不足為功美也。借晉力也。借一音情亦反。言時則妨民多矣何以爲銘且夫大

伐小取其所以作彝器。彝常也。謂鐘鼎。銘其功烈以示子孫昭明德而懲無禮也。今將借人之力以救其死若之何銘之小國幸於大國。以勝大而昭所獲

焉以怒之亡之道也。為城西郭。武城傳。○齊侯娶于魯曰顏懿姬無子其姪慶聲姬生光以為大子。兄子曰姪顏慶皆二姬母姓因諸子仲子戎子戎子嬖。諸子諸妾姓子者一子皆宋女。補正曰姓子及哀五年諸子鬻房玄齡管子註諸子內官之號此作諸妾奴解作庶公子皆誤。仲子生牙屬諸戎子。屬託

子請以為大子許之。齊侯許之。仲子曰不可廢常不祥。廢嫡之。間諸侯難。事難。成也。光之立也列於諸侯矣。列諸侯常。今無故而廢之是專黜諸侯。謂光已有諸侯之尊而以難犯不

春火左傳 襄公

齊靈一番廢立愛我牙適以害我牙猶
可言也假手于崔杼以市廢立之恩而
釀淫昏之禍不可言也

敘事從二姬說入于戎子用重筆故此
處獨用詳語

婦人淫則閉之於宮犯死不得自殺
於五等之中無墨刑則也孔氏趨

殺我執牙作兩番處分即以分應前半
此自然之結構也

祥也君必悔之公曰在我而已遂東犬子光廢而徒

使高厚傅牙以為犬子風沙衛為少傅齊侯疾崔杼

微逆光林微服迎疾病而立之光殺戎子終言尸諸

朝非禮也婦人無刑無黥刑之刑雖有刑不在朝市

謂犯死刑者猶不暴尸夏五月壬辰晦齊靈公卒經書七月辛

赴莊公即位光也執公子牙於句瀆之丘以風沙衛

易已衛奔高唐以叛光謂衛教公易已高唐在祝柯

晉士句侵齊及穀聞喪而還禮也禮之常不

於四月丁未於此年鄭公孫蠆卒赴於晉大夫范

宣子言於晉侯以其善於伐秦也十四年晉伐秦子

之濟涇六月晉侯請於王王追賜之大路使以行禮也

大路天子所賜車之總名以行

葬禮傳言大夫有功則賜服路地名甚新雅

秋八月齊崔杼殺高厚於灑藍而兼其室灑藍齊

色買所綺二反書曰齊殺其大夫從君於昏也傳解經不言

鄭子孔之為政也專對句括叙簡國人患之乃討西宮之難

於四月丁未突起得妙以其善於伐秦
也六月云云拖帶得妙月日都用虛字
作穿似此敘法絕去呆板之病左氏真
開後人無限法門 此法前已屢用此
處尤為一氣可成

卿以上所乘車皆曰大路左氏齊

以其傅牙也前戎子猶云光殺此則竟
云行殺已怙寵而擅權撫楹之堅冰見
矣

此篇是挿叙法首尾是正傳中一段乃
旁傳也提一專字應一專字本文已了

下特為子革子良之甲作註脚看他轉
轉灣灣清清楚楚絕有筆法

子正傳却寫得簡徑于有傳却寫得詳
細非輕主而重賓也出色寫陪賓正是
出色寫主人看司徒孔實相云云便見
子孔不惟害其身併以累其族而專之
為禍烈矣此從至揀實即從實見主之
法不解此秘鮮有不流于喧奪者耳

分一遍合一遍又分一遍又合一遍前
合用雙句後合用單句前合從實合主
後合從主合實而總之前三層都歸結
在後一層也須看其極詳中仍有極簡
之妙在 二子孔亦石經宋本入門
唐錫周曰此証專欲難成也故首句便
下一專字結處叙子展當國見當國一

位如同傳舍不能久據也叙子西聽政
子產為卿見死灰復燃十年前事如同
一夢也子孔費盡心機畢竟難逃顯戮
能殺其父于生前不能禁其子從政于
身後死而有知不亦悔不可追也哉凡
事類然胡可勝嘆夢也 已上宋批

散中必得整句叙事方有光段

●師將傳句食音嗣高唐人下八字一
句姚本食音嗣工倭會句周本
校本同此馮氏以為倒句則傳食句
食如字此說似勝二說

十年尉止等作難西 與純門之師 前年子孔名 子孔

當罪以其甲及子革子良氏之甲守 守也 甲辰子展

子西率國人伐之殺子孔而分其室書曰鄭殺其大

夫專也 亦以國 子然子孔宋之子也 子然子 士子

孔圭媯之子也 宋子圭媯皆鄭穆公 圭媯之班亞宋

子而相親也 也 士子孔亦相親也 僖之四年子然

卒 鄭僖四年 簡之元年士子孔卒 魯襄 司徒孔實相

子革子良之室 其子 林司徒孔即子孔 三室如

一言同 故及於難 故二子 子革子良出奔楚子革為

右尹 子革即 鄭人使子展當國子西聽政立子產為

卿 大夫當國 直庶子孔當國子西子產句直照殺子卿子國句

齊慶封圍高唐弗克 風沙衛以 冬十一月齊侯圍

之見衛在城上號之乃下 衛下與齊侯語 號胡 問

守備焉以無備告揖之乃登 齊侯以衛告誠揖而禮

死故不順齊侯 聞師將傳食高唐人殖綽工倭會夜

絕納師 因其會食 二子齊 醢衛于軍

三節為一篇首尾兩城正相對也兩懼字一在城下一在城上尤見懸應順逆轉換之妙

只兩語而字字對流水法也

卷之六

○城西郭懼齊也前年與晉伐齊又鑄其器為鐘故懼齊及晉平盟

于大隧大隧地關故穆叔會范宣子于柯齊晉平魯懼齊故為柯會以自

穆叔見叔向賦載馳之四章四章曰控于大邦誰因誰極控引也取其

欲引大國以自救叔向曰辟敢不承命叔向度齊未

許救助說見文十二年穆叔歸曰齊猶未也不可以不懼林言齊猶未服于晉

不可以不知所懼乃城武城

○衛石共子卒石惡之子悼子不衰買之子孔成子曰林衛大夫

是謂蹙其本蹙猶拔也蹙求月居月居衛三反正義曰蹙倒也樹倒必拔根故云拔也

必不有其宗為二十八年石惡出奔傳

經戊申二十年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

向莒邑○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

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澶淵

在頓丘縣南今名繁汙此衛地又近戚田汗音紆○秋公至自會無仲孫

速帥師伐邾○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莊公蔡公子履

出奔楚燮母弟也○陳侯之弟黃出奔楚稱弟明無罪也○叔老

如齊○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無○季孫宿如宋

前年督揚盪大毋待小莒數伐魯。而因此盟以平。是魯小於莒矣。甚矣魯之弱也。

●孔疏往年齊與晉平。盟于大隧。已服。非於此始服。故不言同盟。宋批

●刊子曰。晉人既執邾子。又取邾田。何謂未報乎。補注

此是兩人合傳體。凡敘兩層。斷一層第一層正敘其事。用變起第二層補敘一推其志。一述其言。本可連寫。却將解經作斷。橫擲于中。遂成逆對章法。此于整齊中故作參差。否則敘與斷處處板寫到底成何結構耶。

傳二十年春。及莒平。孟莊子會莒人。盟于向。督揚之

盟故也。莒數伐魯。前年諸侯盟督揚以和解之。故二國自復共盟。結其好。

夏盟于澶淵。齊成故也。齊與晉平。

邾人驟至。以諸侯之事。弗能報也。驟數也。謂十五年十七年伐魯。

秋孟莊子伐邾以報之。既盟而又伐之。非。

蔡公子燮欲以蔡之晉。伏不同欲之字。特蔡當一活物看。奇。蔡人殺之。公子履其母

弟也。故出奔楚。與兄同。陳慶虎慶寅畏公子黃之。偏

二慶陳卿恐。愬諸楚。曰與蔡司馬同謀。兩分得此便。申為一。同欲之晉。林蔡司馬即黃偪奪其政。

公子燮。楚人以為計。計責。陳公子黃出奔楚。奔楚自理。初蔡文

侯欲事晉。曰先君與於踐土之盟。先君文侯受莊侯甲午也。踐土盟在

僖二十八年。晉不可弃。且兄弟也。畏楚不能行而卒。宜公七年。

文侯。楚人使蔡無常。徵發。無常。公子燮求從先君以利。蔡

不能而死。林與蔡人。不相能也。書曰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言不

與民同欲也。罪其。遠衆。陳侯之弟黃出奔楚。言非其罪也。

稱弟罪陳。侯及二慶。公子黃將出奔。呼於國曰。慶氏無道。求專

陳國。暴蔑其君。而去其親。五年不滅。是無天也。為一十三

兩頭叙。中間斷。此法自克段篇後不一。而足然。只是一事一斷。小作間隔。此篇獨以兩事分對兩頭。而以兩書法安在。中間作承上起下。樞紐尋常。佈置不謂于此更出一奇。

二慶傳

○齊子初聘于齊禮也。齊魯有怨朝聘禮絕今始復通故曰初繼好息民故曰禮

○冬季武子如宋報向戌之聘也。向戌聘在十五年一褚師段

逆之以受享。叙享變調避下公享之句也既不可云七章八

武子賦也七章以卒盡八章取其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宜爾室家樂爾妻孥言一國好合宜其室家相親

弟。宋人重賄之歸復命公享之賦魚麗之卒章。麗魚

詩小雅卒章曰物其有矣。公賦南山有臺。南山有臺維其時矣喻聘宋得其時

其樂只君子邦家之基邦家之光。喻武子奉使能為國光輝。武子去所曰臣不堪

此節只寫一武子報聘復命事而去有享有賦詩歸亦有享有賦詩須寫得變換為妙然變換大約都在後半此偏于前牛先用拗曲之筆蹊逕一新讀至下文自然水到渠成矣

也。去所辟席。

○衛甯惠子疾名悼子。悼子甯喜曰吾得罪於君悔而無

及也名藏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林逐衛獻

公在十。君入則掩之。掩惡若能掩之則君子也若不

能猶有鬼神吾有餒而已不來食矣。餒餓悼子許諾

惠子遂卒。考終猶為幸免為二十六年足利本閩監本矣誤也按勘

○經。已。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林是年十一月庚子孔子生何休註作己卯歲

亦云。是年有兩日食必非大聖生年甚是。公如晉。

宛轉床褥字字哀鳴想到明有人非幽有鬼責着着不堪回首此文便為千載造惡到盡頭時寫一供狀使人讀之又可笑又可憐也

唐錫周曰僉壬恣為非禮絕無顧忌及至將死平昔狡獪分毫都用不着心上便有兩種極苦腦處勝似殺勝似割也

一是想起國家有吏官要替他立傳書名表揚萬世一是認煞死後有鬼神要與他通盤打算不知如何發落此兩種苦惱都是無處躲閃者憂之則無益悔之則已遲而真態畢露矣甯殖此時如是如是妙批暢快之極

●自古以來無頓月日食之事。計天道轉運。古今一也。頓月日食。理必不然。但文字變改。簡繚相代。轉轉寫誤。失其本真。先儒曰。循莫能改易。執文求義。理必不通。述義

●程端孝曰。我即位踰二十年。未聞遣使一至京師。受伯主尺寸之惠。必親往拜其賜。其何以為兼禮。朱批

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

二邑在高平南。平陽縣東北。有漆鄉。西北有顯閭亭。以邑

出為叛。適魯而言來奔。內外之辭。○漆木。或作漆。林。于是公猶在晉。季孫宿納之也。○夏公至

自晉無。○秋晉欒盈出奔楚。盈不能防閑其母。以取奔亡。稱名罪之。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無。○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

之。無。○曹伯來朝。○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

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商任地闕。

○二十一年春。公如晉。拜師及取邾田也。謝十八年伐齊之師

漸水之田。

此絕妙辯駁文字。極痛快。又極風趣。理明辭達。在左氏另一種鬆爽筆墨。

●成公同宗之女。于公為姑姊。故云公姑姊。惠補注

●黃震曰。春秋三叛臣。魯受之。皆非君命。襄公如晉。而庶其來。昭公如晉。而牟夷來。昭公在。而庶其來。則實為賊。洵者惟季氏。朱批

接口劈立二柱。以下層層分項。先虛說一遍。然後再用實說。虛說則兩意雙承。實說則先說不能。後說不可。總以一順一倒。往復回環為章法。又不能就勢上說。不可就理上說。從勢轉到理。則道理更進一層。文亦更緊一步。此立局命意之精也。子為正卿一語。是主意。月峯朱批。只一詰字。分出不可。不能兩樣。却一順

○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庶其。邾大夫。季武子以公姑姊

妻之。計公年不得有未嫁姑姊。蓋寡者二人。正義曰。襄公成公之子。成公即位二年。已命太子公

衡質楚。則衡年十五六矣。成公即位之初。已三十有餘。計至于今七十許歲。其姊雖存。安可以妻庶其耶。

皆有賜於其從者。於是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曰。子

盍詰盜也。作由是。解已起。不可不能。兩意矣。武仲曰。不可詰也。紇又不能。季孫曰。我

有四封。而詰其盜。何故不可。子為司寇。將盜是務。去

若之。何不能。武仲曰。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

盜。吾謂破司寇字。上三句。外與吾對。此三句。國中。子為正卿。而來外盜。使紇去之。將何以能庶

魏冰叔曰。子馮知難而不為。子產知難而為之。須看各人本領處。朱批

闕求月切。与插全。

病者粧得極像醫者看得極真。妙在兩邊都用簡鍊之筆。若後世裨官家。不知添幾許俳優矣。唐荆川

三句都而以字一轉為章法。商說文引此文。作禱。投助

此傳變盈出奔楚事。起結兩段。是正傳中兩段。是挿叙。乃寄傳也。就正傳論首

公子買于句瀆之丘。公子鉏來奔。叔孫還奔燕。三子齊公

族言莊公斥逐親戚。以成崔慶之勢。終有弑殺之禍。

○夏楚子庚卒。楚子使遺子馮為令尹。訪於申叔豫。

叔豫曰。國多寵而王弱。弱政教微。而貴臣強。國不可為時孫。

也。遂以疾辭。方暑闕地。下冰而牀焉。重繭衣。裘鮮食。

而寢。此繭綿。楚子使醫視之。復曰。瘠則甚矣。瘠瘦。而血氣未動。

○樂桓子娶於范。宣子生懷子。桓子。樂壓。懷子。盈也。范鞅以其

亡也。怨樂氏。十四年。樂壓。逐范鞅。使奔秦。故與樂盈為公族大夫。

林十六年。士鞅樂而不相能。能如字。徐乃代反。桓子卒。樂祁

與其老州賓通。樂祁。桓子妻。范宣子女。盈之母也。幾事。寫得雅甚。懷子患之。祁懼其討也。愬諸宣子曰。盈

將為亂。以范氏為死桓主而專政矣。桓主。樂壓。曰。吾父逐鞅也。不怒而以寵報之。

同官而專之。同為公族大夫。而鞅專其權勢。吾父死而益富。死吾父

而專於國。有死而已。吾蔑從之矣。言宣子專政。盈欲以死作難。其

樂祁以母適子。必以乃弟作証。故先着以其亡也。怨樂氏。二筆。為寵報同官作

張本。而實以宣子為主。故樂祁口口范氏專政。而結穴在懼害于主。范鞅為徵

段追叙樂盈出奔之由。由于宣子內思謬聽其女。又不明正其罪。而以計逐之。頗為冤獄。故末段以王語尤而效之作斷結。筆墨極隱顯互用之妙。就寄傳論

先以一殺一囚總提。下以一順一逆分承。而後以一筆總結。繳合正傳。然于和

大夫口中。着子欲善語于叔向。母口中。着國多大寵語。一是明諷。一是暗刺。都

着眼宣子。此從實見主一定之法。而用筆尤深細。不露此又一絕妙合傳文字。章法最整而完也。

左傳用輕筆宣子信之用重筆賓主詳略有多少手法在

以母烈子何以取信看他口口吾父便見彼知有父吾豈無父者耶用代字訣併傳不言之神是何等描寫好施多士遠為歸曲沃伏軾亦已透起中兩段矣無一閑筆

殺十人即所謂士多歸之者也獨囚三人宜子亦原有分寸在十三人只叙兩人又恰好是嫡親弟兄蓋與正傳母子甥舅相映成章也未段非牽引祖孫父子結構故自縊密

俞寧世曰多士是欒氏亡族之本問多士何以亡族曰各在好施好則苟且無行之徒聚而忠直疎矣觀後篇州綽刑劇等皆勇力之夫誘主于邪以亡其族

謀如是懼害於主吾不敢不言范鞅為之徵好兄弟各有心病也

子好施士多歸之宣子畏其多士也信之懷子為下又各有心病

卿下軍宣子使城著而遂逐之著晉邑在外易逐

欒盈出奔楚宣子殺箕遺黃淵嘉父司空靖郟豫董

叔郟師申書羊舌虎叔罷十子皆晉大夫欒盈之黨也羊舌虎叔向弟

伯華叔向籍偃籍偃上軍司馬人謂叔向曰子離於罪其為

不知乎譏其受囚而不能去叔向曰與其死

亡若何言雖囚何若於死亡詩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知也詩小

者叔虎其一也若至叔向不請樂緘不

謝祁奚孤特獨立者其肯入欒氏之黨

乎然則懷子之士皆烏合之衆如田文

陳豨類當時雖無欒祁之譖欒氏未必

不為亂特范氏不當聽讒以報怨耳迨

祁奚一言宣子即悅其胸中涇渭原明

文叙范氏在公私之間敘欒氏在順逆

之介獨表祁奚叔向一段有精神有氣

色見欒氏親小人而遠君子范氏因有

罪而及無辜其失皆見末段欒盈周

敘其祖父功罪存亡各有所有是又

左氏借勢以作結構之妙也

叔向一段自作一篇結構分兩半讀上

半都用輕筆下半全用重筆重筆固佳

其輕筆乃尤妙也

叔向兩引詩不用詮釋只以知也覺者

春秋左傳

襄公

莊

雅言君子優游於衰世所樂王鮒見叔向曰吾為子

以辟害卒其壽是亦知也

詩叔向弗應出不拜樂王鮒晉大夫樂桓子

向曰必祁大夫祁大夫祁奚也食邑於祁室老聞之

曰樂王鮒言於君無不行其言皆得行求赦吾子吾子不

許謂不應祁大夫所不能也不能動君而曰必由之何也

叔向曰樂王鮒從君者也何能行祁大夫外舉不棄

讐內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林言祁大夫之舉賢外不棄解孤之讐內不失

祁午之親其獨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肯遺棄于我乎詩大雅言德行直則

也。借作一點絕不費辭而神理欲活最是引詩妙境其餘如必祁大夫祁大夫所不能也其獨遺我乎不棄其親其有焉都是一色調法所謂輕筆也

上半兩引詩都作煞脚語下半便開口兩引詩書以配之上分下合上尾下首章法之變不待言若其既引前言又微往行于世有之既快進一步多殺何為又推本一層層解釋不遺餘力乃所謂重筆也輕筆自成一段重筆自成一段前後重又共成一段如璋如圭分合皆至寶矣

上下夾縫中即以樂王鮒作轉換有一輩轉渡之妙上半以兩詩曰為呼應下半以兩乘社稷為呼應而弗應不拜不見而歸不告而朝又合上下為呼應

天下。與前知也。筆。謂相應。順之。夫子魯者也。晉侯問叔向之罪於

樂王鮒對曰不棄其親其有焉。言叔向篤親親於是

祁奚老矣。老去。公。族大夫。聞之乘駟而見宣子曰詩曰惠我

無疆子孫保之。詩周頌也言文武有惠訓之德加於百姓故子孫保賴之

有暮勲明微定保。逸書暮謀也勲功也言聖哲有謀功者當明信定安之夏書胤征

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謀鮮過有暮勲也惠訓不倦

不免其身。弟故。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壹

以父罪。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無怨色。大甲湯孫也廢其子。尹放之桐宮三年改悔而復之。管蔡為戮周公右王而無恨心。言不以一怨妨大德。言兄弟罪若之何其以虎也。棄社稷子為善誰敢不相及。私意。用事也。勉多殺何為宣子說與之乘以言諸公而免之。共載不見叔向而歸。言為國非私。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

初叔向之母妬叔虎之母美而不使。不使見叔

其子皆諫其母其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言非常之物

彼美余懼其生龍蛇以禍女女敝族也。敝族衰

皆所謂如璋如圭者

祁大夫引詩書重兩保字與下一不免

兩免字相照引古作証以兩賓陪一主

一句通說一句單說一句對說筆筆變

換有法。暮勲書作訓。夜勘

不應不拜所以絕小人。不告免所以

待君子。觀止

連用三個社稷字相叫應而文字机

幾句法錯綜文之上乘者也。上濟

乃知老成爲國非爲私也。文定

叔向之母與嬖盜之母薰猶天淵此亦

隙中相映處。不使旁增視。寢二字。唐石

叙叔向詳叙叔虎略人有美惡而文之

變化因之亦立言之體也

向母語奇談而有至理。後世妬婦其亦

有此等大論頭否一笑

妬字當屬下句。單以龍蛇為禍。故不使也。若屬上句。則概及生平。看壞了賢母矣。

●樂盈出奔楚。過於周。周西鄙人賂之。一本 惠補注

●深山大澤。一時妬語耳。其語遂不可易。春秋多奇婦人。妬亦可值。然其高識言亦既驗。豈謂不妬也。宜左氏恐妬嬖藉口耳。孫觀升。

末段遷接出奔楚。樂盈一篇之主。固應詳叙一二。然盈之罪狀。即見于辭行人語中。而宣子之失。亦即見于王語中。蓋借此收拾。通篇不但為樂盈作補傳矣。

壞也。龍蛇。國多大寵。不仁人閱之。不亦難乎。余與

何愛焉。使往視寢生。叔虎美而有勇力。樂懷子嬖之。

故羊舌氏之族及於難。樂盈過於周。周西鄙掠之。收叔虎并結叔向。一句轉合本傳。

財。辭於行人。王行。曰：天子陪臣盈。將逃罪。罪重於郊甸。得前文。直至此處揭破。

罪於王之守臣。命故曰守臣。將逃罪。罪重於郊甸。

重得罪於郊甸。謂為郊甸所無所伏。竄敢布其死。陳。

昔陪臣書能輸力於王室。王施惠焉。晉國以翼戴。

天子。其子廩不能保任其父之勞。大君若。

不存書之力。亡臣猶有所逃。若存書之力而。

思廩之罪。臣戮餘也。將歸死於尉氏。

敢還矣。敢布四體。唯大君命焉。

效之。其又甚焉。使司徒禁掠樂氏者。

歸所取焉。使候出諸轅轅。

冬。曹武公來朝。始見也。

會於商任。錮樂氏也。

叔向曰：二君者必不免。會朝禮之經也。禮政之輿也。

左氏常有統文結事之法。以議為斷。固史家奇見。側出之。大凡也。

補正以守臣為晉侯。引玉藻諸侯之於天子。曰：某土之守臣某。愚謂依杜註。方與前文有情。不必拘也。尤而效之。則杜註尤晉之說。欠親切。蓋此篇着眼總在范宣子耳。

●燕子由曰：錮。非禮。古者大夫去國。君使人道之。出疆云云。朱批

逐層生意。亦左氏擅場。

謂武子之德在人也。

不存書之力。亡臣猶有所逃。若存書之力而。謂廩

惡滋章也。

思廩之罪。臣戮餘也。將歸死於尉氏。尉氏。謂

敢還矣。敢布四體。唯大君命焉。布四體。言無所隱。王曰。尤而

效之。其又甚焉。使司徒禁掠樂氏者。掠之是效尤。使司徒禁掠樂氏者。

歸所取焉。使候出諸轅轅。候。送迎賓客之官也。轅。關在緡氏縣東南。

冬。曹武公來朝。始見也。即位三年。始來見公。

會於商任。錮樂氏也。禁錮樂盈。使諸侯不得受。齊侯衛侯不敬。

叔向曰。二君者必不免。會朝禮之經也。禮政之輿也。

政須禮而行。政身之守也。政存則身安。息禮失政。失政不立。是以亂也。為二十五年齊弒光二十六年衛弒剽傳

知起中行喜州綽邢蒯出奔齊。四子音大夫。皆欒氏之黨也。樂王鮒謂范宣子曰。盍反州綽邢蒯勇士也。宣子曰。彼欒氏之勇也。余何獲焉。言不為已用。王鮒曰。子為彼欒氏乃亦子之勇也。言子待之如欒氏亦為子用也

齊莊公朝指殖綽郭最曰。是寡人之雄也。林雄猶勇也

州綽曰。君以為雄。誰敢不雄。然臣不敏。平陰之役。先

二子鳴。十八年晉伐齊及平陰州綽獲殖綽郭最故自比於雞關勝而先鳴。莊公為勇。設爵位以命勇士。補正陸氏。殖綽郭最欲與焉。

自以。州綽曰。東闔之役。臣左驂迫還於門中。識其枚數。識門板數亦在十八年。枚亦作版。按十八年。註枚謂馬橐。此云板數。正義云。二枚不同。按以枚。即枚數也。其可以與於此乎。公曰。子為晉君也。對曰。臣為隸新。言俱為僕。隸尚新耳。然二子者。譬於禽獸。臣食其肉而寢處其皮矣。言嘗射得之

庚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傳。夏四月

王或庵曰。兩段文字其實一貫。後段換

此語遂為千古忘怨用賢之準。出口輕快。歸亦可入。往復處亦以順逆為法。齊公於朝堂諸臣中指二人曰云云。朝字為句非是。姚本无句。齊上无標一雄字以下便都從此點染生情。是一首嬉笑文字。兩段都以然字一轉相對。作章法。前二子在句末。後二子在句首。左氏順逆一

定句法也。

前語猶醞藉。此則太刻露矣。亦諺所謂因其可詈而詈之者也。俞寧世曰。再合諸侯。銅一大夫。何其多事。則以其黨多勇故也。然欒氏之勇。宣子不能收之于范而晉君之勇。莊公不能用之于齊。雖曰銅焉。奚益。文雖戲筆。諷刺良深矣。朱批

筆而已換筆者何。勇爵是也。勇爵雄也。故一貫也。

上敘事兩御叔接連在句中。兩飲酒安在句首尾。下敘語兩聖字安在句首尾。飲酒兩接連在句中。不可使而傲使人亦以兩使字轉換相配。此等筆法直以自娛樂云耳。豈望世人讀而嘆之。孫執升曰：從來不經在事之人，偏會張說口。在牀偃息，則嘆行役之為勞。湖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三 襄公
秋七月辛酉，叔老卒。無傳子。叔齊子。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公至自會。無傳。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書名，楚寵。近小人食而多。馬為國所患。

傳二十二年春，臧武仲如晉。公頻與晉侯外會。今各將罷還，魯之守卿遣武仲為公謝，不冉過。御叔御叔在其邑將飲酒。御叔魯敏故不書。夫御魚呂曰焉用聖人，武仲多知時。我將飲酒而魚據二反。已用行何以聖為？穆叔聞之曰：不可使也。而傲使人

山嘯。傲則笑。薄書之為拙。泄泄聲。口古今一轍。不知人人縱飲公事。將以誰屬。穆叔此舉。可為警情。良箴。

或息偃在牀。或不已于行。小雅北山。湖山嘯傲。蓋陸龜蒙張子和之流。此篇合絕秦執訊兩文筆法而成。前半詳寫朝楚緣故。預為末段翦為仇讐伏線。前三禮字。後三命字。暗暗呼應。蓋婉轉中有縱擒存焉。却又不露圭角。可以得潤色之大凡矣。是篇詞語婉轉。不亢不隨。洵詞命之冠者。孫應鰲。此處用一禮字。是折服人心之本。文定。首段從朝晉說到朝楚。以楚人猶競句為眼。次段從朝楚說到朝晉。以楚亦不競句為眼。其欲從楚也。則曰晉其謂我

言御叔不國之蠹也。令倍其賦。古者家其國邑。故以任使四方。重賦為罰。傳言穆叔能用。

夏，晉人徵朝于鄭。鄭人使少正公孫僑對。鄭卿官也。公孫僑子產。正義曰：春秋官名變改。周禮無此名。按孔子徒。正卯是魯亦有此官。鄭年。月。日。處。處。變。在晉先君悼公九年，我寡君於是即位。魯襄八年。即位八年。即位八年。而我先大夫子駟從寡君以朝于執事。執事不禮於寡君。言朝執事謙。寡君懼。因是行也。我二年六月朝於楚。因朝晉不見。禮生朝楚心。晉是以有戲之役。在九年。

不。共。有。禮。說。得。晉。如。許。大。方。其。欲。從。晉。也。則。日。謂。我。臭。味。何。敢。差。池。說。得。晉。如。許。見。愛。似。此。用。筆。無。不。達。之。意。無。難。措。之。辭。二。段。單。叙。朝。晉。却。用。簡。括。之。筆。與。上。二。段。詳。略。各。別。最。是。變。換。妙。處。若。亦。用。重。筆。反。嫌。遲。局。久。靈。矣。末。找。出。不。朝。一。層。尤。見。補。筆。之。妙。蓋。得。此。乃。意。到。而。氣。足。也。見。愛。以。上。朱。批。

楚人猶競而申禮於敝邑。林是年冬楚伐鄭而日申禮蓋節詞敝邑欲從執事而懼為大尤日晉其謂我不共有禮是以不敢攜貳於楚我四年三月先大夫子驍又從寡君以觀釁於楚。實朝言觀釁節辭也言欲往視楚知可去否晉於是乎有蕭魚之役。在十謂我做邑邇在晉國譬諸草木吾臭味也。晉鄭同而何敢差池。差池不齊一。差初宜初佳。七何三反。池直知徒何二反。楚亦不競寡君盡其土實。土地所有。重之以宗器。宗廟禮樂之器鐘磬屬以受齊盟。齊同也。遂帥羣臣隨于執事以會歲終。

儲同人曰与子家答大意相似而直婉不同。盖子家將叛晉而此則欲終事晉也。朱批。

瀟大陸

●从前許多之說話却用不朝之間三句作收甚妙。

無歲不聘無役不從一路散散而來此處忽用對句束住段落絕佳。

前半零叙末段總發零叙則用參差總發則用整齊聲遊名山轉一境轉臻二妙也。批。又零叙前偶後奇總發前奇後

三篇

春秋左傳

卷十七 襄公

三

貳於楚者子侯石孟歸而討之。石孟石奐。林蓋飾詞也其實鄭使石奐告絕于楚。此句乃戲後蕭魚之變文前用作煞句此楚人執之。澳梁之明年。十六年。子驍老矣公孫夏從寡君以朝于君見於嘗酎。

●月令孟夏天子飲酎用禮樂鄭註酎也重釀之酒也春酒至此始成。補正傅氏日嘗秋奈酎三重醇酒漢書景帝紀高廟酎張晏曰正月且作酒八月成名日酎武帝紀酎金服虔曰因酎而諸侯獻金助也。與執燔焉。祭助又變。閔二年聞君將靖東夏。謂二十年澶淵盟。閔去聲。又。如字。四月又朝以聽事期。先澶淵二月往。不朝之閔。無歲不聘無役不從以大國政令之無常國家罷病。

俞云言不待徵

不虞荐至也。若仍無日不惕。豈敢忘職也。大國若安。

偶相準立。格以變為整者。兩若字。兩其字。一反一復。對束有力。無日不惕。豈敢忘職。一放一收。做邑是懼。敢忘君命。亦一放一收。起結又相應。成章處處細密也。

定之其朝夕在庭。何辱命焉。言自將往。若不恤其患。而以為口實。口實。但有其實而已。正義曰。但有徵責之言。實出于口也。服云。實譴讓也。

俞寧世曰。孫月峰評此文。叙事調法。祖子家告趙宜子。又間用呂相絕秦法。細玩誠然。然此與子家書又有別。彼前辨貳楚二字。此前辨徵朝二字。蕭魚以前兼事晉楚。晉人來徵。宜也。其後一意事晉。為朝為聘。為從。無敢不共。一不朝而指為口實。則小國懼矣。此其針鋒相對處。文腴而鍊。真是雙璧。

其無乃不堪。任命而翦為仇讎。翦削也。謂見剝削不。圖之。傳言子產有辭。所杜意以堪任二字為一義。似非是。命即辱命。任擔當也。

口實。謂但據一次不朝。即執為罪名。芽評。以事藉口。以為指實。尚書正解。

秋。欒盈自楚適齊。晏平仲言於齊侯曰。商任之會。受命於晉。受鋼欒氏之命。今納欒氏將安用之。小所以事大。

極得夫子宗旨。宜其得父子夫子也。

信也。失信不立。君其圖之。弗聽。退告陳文子曰。君人執信。臣人執共。忠信篤敬。上下同之。天之道也。君自弃也。弗能久矣。為二十五年齊。弑其君光傳。

貴而能貧。生不在富。保身保家。千古藥石之言。

九月。鄭公孫黑肱有疾。歸邑于公。黑肱。名室老宗。人立段。段。子石。而使黜官薄祭。祭以特羊。殷

富貴二字。大都令說平說。此獨分在首尾。而側重富上。着意在歸邑也。敬共二句。反輕故君子。單斷其善戒文貴。綫如此。

以少牢。四時祀以一羊。三年盛祭以羊豕。殷盛也。大夫有功。或足以共祀。盡歸其餘邑。曰。吾聞之。生於亂世。貴而能貧。民無求焉。可以後亡。敬共事君。與二

得禘禘也。注。意。富。字。

前錮樂氏是泛說此復錮樂氏便是專指矣齊其有視商目也夫

●有視面目視人罔極小雅何人斯

李湘北曰權貴之禍每生於依附之徒未批

此篇兩事相承相對而相反三泣不能全父子之恩三困獨能全朋友之義父子傷而君臣亦傷朋友全而君臣亦全有幸不幸處人倫之變可以觀矣

三子生在敬戒不在富也已已伯張卒君子曰善戒詩曰慎爾侯慶用戒不虞鄭子張其有焉詩大雅侯維也義取

○冬會于沙隨復錮樂氏也晉知樂盈在齊故復錮也樂盈猶在

齊晏子曰禍將作矣齊將伐晉不可以不懼為明年齊伐晉傳

楚觀起有寵於令尹子南未益祿而有馬數十乘與八人對

楚人患之王將討焉子南之子弃疾為言于南偏寵

本見于南子馬合傳却一邊純寫弃疾

一邊詳寫叔豫寫弃疾似孝而寔愚寫叔豫以壽行其正此子南之所以見殺而子馮之所以得安也觀叔豫而弃疾不能執諫之罪已明觀子馮而子南不能納諫之失亦見此又以下形上格雖通篇叙而不斷而斷即存于叙事之中

不實寫兩人如何怙後都只就有寵多馬叙入亦從實見主法讀至結句見此

事極易擺脫而弃疾之不得為叔豫也惜哉洩君命使父知之則增重其刑論上段議論多叙事下半叙事多上議論上段用整齊下段用參差相準而立以變而適均也

曰然則臣王乎曰弃父事讐吾弗忍也於事是讎於實是君故雖

之既葬其徒曰行乎行去也曰吾與殺吾父行將焉入

竟輾車裂輾車裂子南之臣謂弃疾請徙子尸於朝欲犯命取殯

王遂殺子南於朝觀起於四

爾其居乎問能止事我否對曰父戮子居君焉用之洩命重

刑臣亦不為痛哭請死而免父之誅于彭子贊朱批罪之重

王御士御王車者王每見之必泣弃疾曰君三泣臣矣敢

問誰之罪也王曰令尹之不能爾所知也國將討焉

曰君臣有禮唯二三子不欲犯命移尸三日弃疾請尸王許

之既葬其徒曰行乎行去也曰吾與殺吾父行將焉入

曰然則臣王乎曰弃父事讐吾弗忍也於事是讎於實是君故雖

●陳卧子曰。子明國卿途遇逆妻者奪之禮義滅矣。子展不能告之鄭君以正其罪過矣。然禮齒路馬有誅。為其近君也。子明有罪。亡妻者告之於朝。可矣。乃擅攻子明而殺之。是賊民也。殺卿者不誅。而使復其所。是賞奸也。名公將安在。于之二者皆失刑矣。朱批

使游氏勿怨。鄭國不討專殺之人。所以抑強扶弱。臨時之宜。曰無昭惡也。交怨。

春秋左傳卷十六終

